中宗朝

輯要

太

共六冊

朝野輯要卷之五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諱懌字樂天成宗第二男弘治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正德丙寅九月二日即位于景福宮勤政門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昇遐于昌慶宮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七皇朝賜謚恭僖孝宗辛卯追世室有九男十一女○靖陵廣州宣陵東岡乾坐初葬高陽禧陵明宗壬申移葬壬辰遭倭變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慎氏籍居昌左相益昌府院君信慶公守勤女成化丁未誕降己未封府夫人丙寅九月二日位中壼九月九日遜于私第嘉靖丁巳昇遐壽七十一

英宗己未追復位號祔太廟○溫陵楊州西山水回洞亥坐
繼妃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坡原府院君
靖憲公汝弼女弘治辛亥誕降于會賢坊私第正德丙寅
選入大內封淑儀戊辰陞妃乙亥三月二日昇遐于
景福宮別殿壽二十五誕一男一女○禧陵高陽元堂里艮坐初葬廣州中宗丁酉移葬

繼妃聖烈仁明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坡山府院君
靖平公之任女弘治辛酉誕降正德丁丑封王妃行嘉
禮于太平館 明宗丁未上尊號聖烈仁明嘉靖乙丑四
月七日昇遐于昌德宮昭德堂壽六十五誕一男四女○

恭陵 楊州芦原 面壬坐

男仁宗大王 章敬王后誕生

明宗大王 文定王后誕生

女孝惠公主 章敬誕生 金禧 安老子 延城尉

懿惠公主 文定誕生 尉韓景祿 清原

孝順公主 文定誕生 尉具思顔 綾城

敬顯公主 文定誕生 川尉申儀 靈

仁順公主 文定誕生 未嫁夭

男福城君嵋 敬嬪朴氏出 壬辰賜死 初宣廟 爲繼即位命信城奉祀

海安君㟓 淑儀洪氏出

錦原君岭 淑嬪洪氏出 乙巳賜死

永陽君岠 昌嬪安氏出

德陽君岐 淑儀李氏出

鳳城君岏 濚嬪洪氏出 乙巳賜死

德興大院君諱岹 昌嬪安氏誕生配河東府夫人鄭氏判樞世虎女 宣廟入承大統追尊大院君

女

惠順翁主 敬嬪朴氏出光川尉金仁鏡癸巳竄

靜惠翁主 敬嬪朴氏出唐城尉洪礪癸巳究死

貞順翁主 淑媛李氏出礪城尉宋寅

孝靜翁主 淑媛李氏出淳原尉趙義貞

淑靜翁主 淑媛金氏出綾昌尉具齊

靜慎翁主 昌嬪安氏出清川尉韓景祿

丙寅九月初二日 上以慈順大妃懿旨即位于勤政殿册

府夫人愼氏爲王妃○時燕山淫虐宗社將危成希顔爲從
燕山遊楊花津有聖心元不愛清流之句燕山大怒遂以吏
叅議職居家慨然有撥反之意朴元宗乃月山大夫人婦弟也
魁傑早貴爲武士所推仰又因月山夫人被汚而死心常殃
憤希顔欲與同事而無交分有武人辛允武往来两家甚狎
遂令試微意元宗奮袂而起曰我日夜蓄積也昌山乃慕抵
平城家各痛哭叙忠義決大計自以孤立難成以吏判柳順
汀有時望喩其意順汀遲回黽勉而已遍喩朴永文辛允武
洪景舟等各倡同志糾合者率多武夫所在踴躍九月初二
日燕山將遊長湍石壁希顔約以其日開城門推戴晋城燕山適

停其行將士思奮勢不可止乃於初一日夜半會于訓鍊院令邊脩崔漢洪沈亨張珽分守內城倉卒無見兵驅役夫以衛希顔與朴柳直詣光化門前立馬成陣元宗揮扇指揮容止若神皆曰首謀者必朴令公也初諸謀柳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臨發使人諭之若首鼠則斬殺之子光聞即戎服跨馬而出使僮賚油苞隨之人不曉其意及到軍門請遣將士倉卒無符信即裁割作符人服其智於是會戰門內留柳子光李季男守闕門以備廢主奔逸平明元宗率百官詣景福宮請命于 慈順大妃啓以推戴晋城之意 大妃固辭曰侗穉之子豈堪重寄世子年長且矣是可繼立三公

等吏啓曰羣臣協策大計已定不可更議命柳順汀鄭眉壽迎駕于潛邸 上避于卒市署傍人家再三勸進 上以戎服御輦以出市不易肆父老呼萬歲日午入景福宮柳子光欲循霍光廢昌邑故事致前王於闕中告大妃以廢主之故羣議止之日未暮百官班迄上即位陰崖雜記曰須教乃都承旨姜渾所草渾少知名當世燕山一宮人死令渾製哀詞極婉麗至是草教輒書輒抹不成文理人稱狐魅之文暮夜得肆遇明自沮○初燕山擇郊外 上以大君扈焉襆羅燕山乘駿馬謂大君曰予自興仁入汝自崇礼入後者軍律從事大君大惧寧山君容白吾馬甚駿非我莫能制遂徵服控

馬比飛至闕少項燕山至人謂寧山與馬應時而出寧山即
大夫康兄也連李穎徵爲靖國功臣所害○齋前雜記曰沈
順經慎門之弟也與朴元宗交密方大計未定猶不敢遽發
其端元宗對順經乘醉言宗社危亡之狀以探其意慎經和
之以門秋之慘答之乃定議是時雖妻子亦不使知其事日
順經告于母曰今與諸友校射于郊外頗得酒其母賜之酒
飲訖跪進一盃於母曰此壽觴也母笑而受之家未知爲永
訣也其姊宗室安矣夫妻也亦獻酒而罷遂閱軍裝者取而
去日沒未還天將曙始覺其撥其妹與其夫蒙被哭曰吾和
將不免矣薄情哉若人同在室內不使知之蓋其夫宗室道

惡得幸者也其母聞之泣言于順經順經惡于元宗呼與同
事竟叅勲□錄請國功臣朴元宗等一百七人初成希顏首
建大策至是以爵秩讓元宗順汀而自居第三時論多之
成希顏號愚翁官領相昌山府院君謚忠定 成廟朝擢
科入玉堂嘗承恩寵居父憂服闋指致慰問賜鷹曰以養
汝母又入夜對賜酒果公袖柑橘十數枚醉伏不省中官
員出袖柑墮散于地明日下柑橘一盤于玉堂曰昨日成
希顏袖橘意欲遺親故賜之□陰崖雜記曰希顏坦率多
大節而不學無術相業草草卜相之日力薦光弼非但私
歎亦以逢迎耳晉鍾愛卒壞妓申哥強情致病□服喪之

日妓即被髮跣足逃隱人家為法司所捕人曰成公之明
足見一女之情狀蠱惑已甚將死之日亦以是妓托其子
慄吁可怪也○希顏老病一日自公委蛇甚從容中檢曰
相公不知上起立耶何行之緩也希顏汗流滿面曰老
夫不知死所矣時希顏元宗傾汀　上礼待之退則為之
起立也
朴元宗字伯胤平陽君仲善之子官領相平城府院君謚
武烈○陰崖雜記曰元宗生長膏粱必落托不羈中武科
歷清顯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自切成之後治第
壯義向極壯麗窮耳目之慾及為首相察頁重之福宰讓

得謝人以是題之
柳順汀領相菁川府院君謚文定受業畢齋門又善射
成廟朝薦文武全才爲吏參任士洪爲吏判百計中傷而
不得言○復 昭陵之議出公難之忽病朝堂舁出疾革
聞朝廷事子夢詹以 昭陵復位事公掉頭曰此事終不
可爲也其固執如此初權叔達夢鄭眉壽與順汀角觝順
汀寤甚順汀忽病死眉壽即 昭陵之外孫也○陰崖日
錄曰昌山姿性果決而無學術菁川寬懦無所執平城巍
厲無稜雖忠義所激功在必成而施措失宜以旧恩容賊
匪子光瓚々姻婭皆受鐵券以賂多寡第功上下連車續

貂之譏至今病焉
金壽童號眉壽礩之侄也官領相○母死以燕山令嚴短喪
反正復請終喪○思齋摭言曰蔡仁川壽爲都承旨金相
爲注書容顔秀美處事精敏仁川嘉嘆不已仁川夫人懷
娠仁川語曰君若生子當名壽童生子名壽童即參判紹
權小名也後仁川未見嘉善而金公已居首相陰崖日錄
曰壽童端重多智當燕山時隨時低仰上不獲罪下能活
人當時在位者務極奢侈苞苴成市壽童獨不然乎義之
日希顔往告之壽童曰此国之大事吾初不知遽從一宰
樞之言而奔走乎即卧曰君取老首去希顔告以立大君

之意壽童曰然則吾當往君先去希顏起出壽童徐整衣
冠辭人而來時請圍諸公結陣于昌德宮前壽童到陣前
下馬乃拱上庭召兵判曰領率軍人往衛 晉城邸仍入
關見燕山泣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然殿下失人心太甚
亦復奈何好保而往云

初諸公以具壽永導淫宣惡欲除之壽永詣訓鍊院乞命諸
公貫之令力士辛允武朴先撲殺慎守勤及任士洪朴守謹
時為關留故欲待事定後遣人誅之守勤素驕縱又為國舅
則跋扈難制故也允武朴擊殺四人也李蕃持鐵椎伏路左
令別監一人持命牌往召蕃。舊擊墮馬頭腦皆出守勤墜地有

奴處身上并殺之藻手殺四人飛血滿面衣服老赤欲辱其
切齒日不類視者醜之○初九日妃慎氏遜于私第時諸勳
臣相議領相柳洵右相金壽童和平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
成希顔和六曹參判以上啓曰舉義時先除慎守勤者欲以
成大事也今其女若定壼位則人心危疑有関宗社請割恩
出外傳曰糟糠之妻何以為之再啓傳曰當從羣議即夕慎
氏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令儀殿永○東閣雜記曰慎守勤承善
子妹為燕山妃女慎妃即中宗妃也姜龜孫即希孟子也
燕山時守勤為相姜相龜孫適赴京與守勤言妹夫與婿孰
親守勤遽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姜嘿然遂行慮言泄未還

背疽卒○反正日三勳臣先遣甲士圍宮盖恐有害之者

也　中廟驚怖至欲自決夫人愼氏曰軍士馬首環向此

宮者夫物不死何爲若馬首向外必衛護之意知而死未

晩執裾固止之自少情愛甚篤至是諸功臣議以爲殺其

父置其女於　中殿則吾知勢不相容遂請廢之上不得

已從之出置別宮每慕舊館迎詔時必遣御馬視之則夫

人親送白粥手捧傾喂而送之一云必送人馬邀之使觀

光於路傍閭家愼氏必親煮白粥而進之　上盡御之云

○乙亥章敬王后誕元子仁宗也　數日上賓丁丑　元子三

歲愼妃方在河城尉第命　元子出寓使眷于閭閻知民

閒症若且觀士大夫風習至　仁宗乙巳命　慎妃所居
稱廢妃宮依慈壽宮例庶供令優施至　明宗丁巳慎妃
卒命以二等例王后考妣例護喪三時供上侍婢供饋限
三年各司進排以本宗姪子思遠奉其祀○先是　章敬
上賓後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祥設回　元子禖禩
朴淑仍寃而有子若遵　慈順例昇坤位則難為　元子
地乃疏論朴元宗等罪請復慎妃大諫李荇倡言慎氏嘉
礼在　章敬前若復位而生子則難為　元子地指為邪
論大憲權敏手和之請拿鞫左相鄭光弼吏判安瑭力救
只徒配東閣雜記曰時朴嬪生福城君嵋年長而適冠淨

私之請非徒正初蓋欲防禍於未然也蒋私乖悖如此及
靜菴為正言論蒋私蒋由是不容於清議曰顯宗壬子因
吏議李端夏疏命慎氏神主移奉于慎家直孫令給祭需
置守塚三户
肅宗戊申因申奎疏請復位號命收議領府事南九萬議
金淨朴祥之疏可謂義理之正然 中廟未有處分在
我後王乃於祖宗配匹之重無所承禀以意進退俾之齊
體乎若 貞陵昭陵之復則蓋當太祖文宗之時未有廢
出 陵廟之不修乃在繼世之後故後之復位處正言慎
爲可舉今日此而國之式判府事崔錫鼎議位號雖未敢

輕議建祠差官行祭云參議柳尚夏議金淨朴祥之疏實
爲正當然旣經廢則此爲先王廢妃也追配 太廟恐
或遠於常禮云左相尹趾善議追加尊號爲無憾領府事
尹趾完議克完縟儀云明谷與藥泉書曰 中廟反正未及定
號壹極即日出居鄭顯祖家云如此則非廢妃也乃微時
夫人而見出也今若崇章則似當別廟奉之至於入廟封
陵則乃追崇非復位也終涉重難矣○教曰此宗義起之
事別立祠宇永世不替壯義旧別立廟御製詩曰昔在元
妃配至尊建春庭出国人冤惻恒鄉無追復議奈茲不識
聖意存又曰爲創新祠祭慎心千秋不替太常祀義起本

由尊奉心傳人何必證經史○英宗丙辰儒生金名南疏
申〻奎之請 上會百官議三嘉縣令李道南一人外皆
以爲當復己未 命追復位號躋祔 太廟如儀追給愼
守勤爵帖二百年之後洩神人之憤寬慰人心之抑鬱朝
家之盛事也 端敬祔廟則三勳當黜享於 廟庭故當
時已有發此論者而著川後孫爲違甚懲愚竟廢閣其議
○丁卯盧公弼如請誥命回勅曰準奏四者理本国將有後
命又遣金應箕如請命回勅須待後論又遣公弼如奏略曰
国王之痼疾踪留新王之留命未加王位虛曠已踰一年乘
国違〻云礼部題以再具王妃奏以來明年春乃賜誥命已

已悔甫設啓云前者使臣朝京與人問讓老王存沒譯官不
敢直對以亡爲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還相臣禮部
有問宜以實答之若曰何不告訃請謚則必須善辭以對曰
是年秋設柳崇祖護軍沈貞樂正金克誠甚人前承旨南袞
密啓臣官金公著庶孽朴耕伙生趙廣輔李長輔等言柳子
光搆成戊午獄者殲士流不如除去以洩地下之寃云云上
変獄成庭鞫烙刑斬公著耕等東閣雜記曰廣輔就拿浪誦
書吏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戊午陷害忠良忠良今又
欲爲何事也頗得尚方劒斬佞臣頭謹朴元宗曰此功果大
然何爲家畜廢主內人耶又謂成希顔曰汝爲名儒今何與

子光同事耶杖十餘下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任也止之哀
貞克誠論切加資賞祖以知諫不即告杖流
朴耕字伯牛時與廣輔就拿朴松堂詰鄭新堂言鄭嘿究
曰請曰仁而不學其弊也愚伯牛愚而不學被禍不測若
趙必先果如所料朴死趙先
是年册淑媛尹氏爲王妃(章敬王后)愼妃廢後上久不册妃
朴元宗等累以爲言遂册尹妃是年盧永孫誣告李顆等謀
逆錄定難功臣二十一人因姑啓削只錄永孫時命知洪德
演(耻齋仁祿父)少有奇節年十五偶遊醍醐山見府學盧永孫等
酣飲德演乃授書數之曰方國家多事黃金橫帶以醉飲爲

事云云座中皆愕眙散去李穎事終無見處不得其詳○宋
鑑曰丁卯十月甄城君悖爲凶徒所推戴政府請斷以大義
上不得已賜悖死
○己巳檢閱權撥與文灌金希壽羅世纘等啓追罪李克墩
伸金宗直等○大學生上疏鄭夢周配享 文廟命礼官修墓
立碑
○庚午三浦倭奴與我雜處滋蔓日久恃本國無備攻釜山
僉使李友曾并其凡友顏竊之攻薺浦進圍熊川東萊 朝
廷命前兵使黄衡兵判柳聃年制置慶尚左右道時黄衡貪
醯失職以趨歸前見矣家居受命便大言曰如我 者日本

展當兩便施又命安潤德加資憲體察潤德驚遑遷延又命
左相柳順汀為都元師順汀推委於成希顏　上特命順汀
往黃衡等分三道擊倭遂奔竄陰崖日錄曰潤德退在密陽
聞捷上功聞者大笑其幕僚金謹思攘臂曰斗賊有功總得
頂玉心案未快又求衣於朴永文曰朝夕且衣此服朝廷只
給散階人語云金公辦衣輸與他人云○對馬島舊屬新羅
未知何時為倭所據　世宗命三軍征之浦倭數戶請居三
浦即薺浦釜山浦鹽浦等地也　上許之許稠泣諫至是人
服稠之先見也
○壬申命撤圓覺寺以其材分給昏朝時撤家人○行養老

宴于闕庭

○癸酉復昭陵檢討官蘓世讓壬申冬 筵席啓請昭陵追復事申用漑力主之柳順汀力排之自是三司逐日伏閤儒生金絿等亦䟽請至是年春因 太廟雷震災 上詢問諸臣遂復陵祔 廟如儀詳見 端宗朝

蘓世讓字彦謙号陽谷又退休堂 中廟科贊成文衡○公朝京時乞罷門禁禮部奏其欲遊觀光瞻禮儀帝命以五日一許出遊○公年七十二兄世恭世儉年皆八十接屋而居晨夕過從有柳公綽之風爲諸兄辦供輪日次及子侄嘯詠倘佯二十餘年○益山南村院○兄世良号屛

庵中南科大諫

是年訊政府奴莫介誣告朴永文辛允武謀亂伏誅僉載曰
永文傑驁無識㠯憤文臣彈論本月打圍永文爲大將一日
偕中用溉李長坤着打圍処而歸長坤占聯句曰人事百年
着落日用溉繼之曰山河萬古只行塵又令永文續之永文
心懷怨恨㠯抵允武家言之莫介竊聽而告言辞多是傅會
搆成陰崖雜記曰莫介狡猾無比㠯出入朴辛兩家永文素
疾士流排己衆詬打圍爲大將乃生禍心暮抵允武家謀不
軌大抵欲變置朝廷以快己意允武素弱黽勉莫介狐伏以
聽莫介㠯負縛置車上臨刑至軍器寺前便騎駿馬威仪甚

盛覺而思之是吾祥也乃決意告之允武本多病不忍杖每下
一杖輒云然矣允武先服永文亦服允武臨刑呼執義金協
曰金協々々国家聽奸人言以言語徵切輕殺大臣君何不
救之協素恇㤼無識疑有恠其夜明姊不復令婢保達于喧
譟以鮮恠協論咤笑宋軼李思句亦自以為討賊動色相賀
尹希仁柳雲同陞堂上時號三折衝並莫介為三 上以莫介為忠
陞資具以出市井小兒擁馬使不得行有唾罵者有嘆賞者
後持平柳撲啓莫介僭賞事從之初莫介以告有永文推戴
寧山之謀宋軼首倡寧山當寧蓋欲循甄城故事也 上教
曰甄城事反正初蒼黃勉從至今傷痛豈可知其無罪而加

罷守柳洵洪彥弼盧公弼等妾度 上意外爲悵惻欲見下
意若爭數日庚 上意不回乃退犀豹一班曰及南衮之死
掌令李弘幹乃侍講漢文尺布謠辭回天倫至重以贈時事
不相保豈特漢文而已方今甄城不能善終而寧山又被竄
逐頓鑑漢文之謠少垂恩赦 上感悟設之蓋二君中函
親弟甄城爲請國功臣所害丙寅賜死寧山爲袞等所逐也
〇甲戌命追削反正日入直承旨尹璋曹繼衡李堣等功券
陰崖日錄曰靖國功臣太抵皆姻婭請囑權勾高卧門外姜
渾柳洵朝服詣闕被拘軍門皆錄功籍特此三人見厭主窮
因授身誣誘走出物論所嗤至是 上以節義責下命收議

柳洵少氣節無是非稱啓曰臣是反正時首相聞変蒼黃莫知所出而亦與勲籍臣與三人家同形迹不敢献議仰者是之家軼被廢主反正之日奔走參勲是日献議曰人臣失節罪當萬死當以法從事又曰臣於廢主亦失三綱雖知推戴聖上不覺有廢主其頑然無耻類是也

柳洵号老圃堂○成廟時應製美人圖詩君王自是疎声色屏畫猶存寄一嚬 上称善粧爲簇○野言別集曰甲子殺戮時洵以首相依違自保乱義時驚懼失措遑曰成令公爲之乎柳令公爲〻乎蓋疑希顔順汀自爲墓立而言也原其心只欲保軀賣國將焉用彼相哉陰崖日錄曰

洵紫山朝專事唯諾被污已甚反正後臺論罷之
是年設湖堂官朝時廢書堂上首復旧規卜基於東湖月松菴西即所謂湖堂壬辰乱後廢戊申復設於龍山别営
乙亥王妃章敬王后昇遐○竜泉談寂記曰甲戌年間雞異生或雌化雄或生一二足京房易傳曰人君用婦人言雞生妖漢元時有雞異王氏為后唐武后孫制雌化雄常氏擅政有三足雞皆有女禍識者憂之○章敬王后葬于禧陵金淨朴祥疏曰今内政缺主宜因此時復正慎氏于壼位存大分於既墜全旧恩於已睽且明正元宗拟罪云云遂眊篇曰冲庵調斎請復慎氏如可復則予豈不好碍守以此朝議争

卞角立以起朝廷不靖之端釀成南袞之奸馴致己卯大禍
惜哉安璐黨籍補曰冲庵記亦請復慎氏大諫李荇大憲權
敏手指爲邪論請極刑鄭光弼力救只徒配吏判安瑭啓此
宗社言路沮士氣權李駁安瑭爲誤国右教李彥浩啓有曰
舉子對策以臺諫請罷朴祥小爲失職當矣而反取之甚不
可也承旨申鏛啓舉子各言其意則嫌於畏己而不取非也
彥浩慚之靜菴初拜正言即斥荇小請罷之 上議大臣盡
遞兩司新大憲李長坤新大諫金安國右靜菴掌令金凈金
希壽感於彥浩之議右權李 上命遞長坤安國命凈等行
職直學金安老曰光祖爲言路扶植權李爲宗社云云 廷議

互相是非以爲權李姤才仇善彦浩之諂附安老之而是皆得罪於萬世公論丙子冬訥齋冲庵因公議立于朝彦浩出爲全伯而卒敏手出爲忠伯而卒李荇見罷金安老出爲慶尹時朝廷攜貳已卯之禍萌於此云(互見上愼妃事)

○丙子講官金硡高遵言爲燕山立後之意鄭光弼亦諷諭之爲禮判李繼孟所沮竟不行

○丁丑册立 王妃尹氏(文定王后)時 壼位未定淑儀朴氏生王子(福城君)寵冠後宮欲援 章敬例自陞中位 上欲從之未知大臣意令恳辭求之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溉等光弼循舊然不許曰當求名門淑德不可以側微昇遂以大學衍義齊

家之要範祖禹擇后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 上意定納新
妃士流相語曰光弼此舉宋之韓富無以過也
鄭光弼字士勛號守夫判書蘭宗子官領相賜几杖謚文
翼登 成宗朝科李相克均以公輔期之公局量恢々光
明正大憂國之心老而彌篤身係安危者殆三十年○燕
山甲子竄牙山丙寅將置重典押官遽至書室推擾公怡
然就道言笑自若俄有人來說請国坐中忭躍公曰此
宗社大計但未知旧主生死却肉不食以副學召還癸酉
以咸鏡觀察入為右相成希顏薦也乙亥冲菴訥齋疏請
復 昭陵將抵死罪公力救鮮時有後宮孽冤竊陞壼位

上依違公率堂僚叩閤力爭 壹位乃正○丙子 宗廟
位版失一位大索不得人皆謂下輩欲陷殿官而爲之因
參奉守僕鞫之公爲推官啓緩之後刑曹罪人自服偷取
藏某山下尋得之人服公識見○公孫惟吉登上第 上
遣中使諭曰得卿孫爲壯元予喜得人一時艶之○神武
之禍端泣辭御衣極諫翌日遣公領相○癸巳安老憑公
主勢欲割壹串牧場爲田公以提調執不可曰待老夫死
後安老嗾之遷禧陵以公爲摠護而奉安不吉地搆毀請
置重典命竄金海公先已罷歸沔村居不意金吾郎馳
到家人驚追端泣公方對客呼盧不輟俄當流配作詩曰

積讒如山更見疎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双垂淚三
渡長江彿斷魂漠漠高山雲潑墨茫茫大野雨翻盆石投
臨海東城外草屋蕭蕭竹作門安老貽書曰覌孫廷意安
不相貸莫如早自決也公笑曰死生在天彼焉能殺我耶
不動心至丁酉安老伏誅召拜公領事奴持朝報信道往
夜至謫所口燥卧不能言子弟惶恐探囊中書乃老言也
即白之公曰然乎雷息甘寢明孫見其書還到之日郡人
如額○松窓雜記曰鄭文翼竄金海與東萊接境而始祖
墓在焉備酒果令子弟往祔時武人為將令者欲媚安老
乃曰鄭以罪謫豈可發遠祖於越境地驅逐之以鄉亦與

罪人同心容護搆以他事送閑於京所其冬安老死公還
朝為京兆堂上兩縣令之論閑猶在公以為城主閑不可
久滯即令從其所指公之威德不可及矣又曰己卯為首
相 中廟因災異延訪韓忠曰鄙夫擬首相之位災變之
作有所由及退賓廳右相申用漑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
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堪故譏此
言於吾無所損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用漑服其言
□識小錄曰鄭文翼有識鑑黃相憲初登科詣公々饋以
食辭去起送之視其背曰貌豐而秀必至宰相視其飮啖
必速達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後々皆如言又曰文翼每食

以其餘只給鄭左相惟吉鄭右相芝衍他子弟不得與焉
李完城憲國此時以強孫繼省公之飯甑視之食訖撤與
之侍婢目笑曰彼亦台鼎之相耶李官至左相○樂全漫錄
日尚成安震其先不顯父寀訪筵仕居長興洞口成安兒
時遊僊街上鄭文翼見之令小吏舁來餡以飲食曰此兒
異日當坐吾座但避事必達白耳成安在相位十六年女
主臨朝雍容養重一如其言○公卒之日靈光自屋宇直
上天○孫惟吉々子昌衍々々從兄芝衍皆議政猶子
士竜判書主文昌衍三孫太和致和知和太和子載嵩知
和孫錫五太和玄孫弘淳皆爲相

○戊寅奏請使李繼孟得大明會典來本國註云李仁任及
子太祖諱首尾弑王氏四王云云乃禑昌瑤奭云云恭愍世
子也即具被誣事極選使者以李耔特陞資憲與上使南袞
書狀韓忠赴京明年準請還陞拜李耔判尹已見太祖宣祖記諭政
曹以高世輔為惠民提調陰崖日錄曰 上留神雜術地理
讖命之流皆被引接錫以御衣術人趙倫出入無節高世輔
為惠民提調河宗海為活人提調兩人皆廮主淫媟之臣也
輔也不測反正後仍為醫長至是特授官○天使接待宴時
天使插花 上忘未插花天使問之倉卒無以應譯官李鬨
宗以 上意辭曰花應著上老人頭天使大喜○夏京外地

大震三夜太廟殿尾鴟落闕內墻垣頹毀人家或有顛
壓人皆露處並見震壓赴京使聞見錄同月同日薊州常熟
驛有白龍一黑龍二垂㪅而下口吐火焰隨以雷雹風雨捲
去傍近民舍三百餘户船十餘隻飄入半空墮地破碎云○
瀋陽豬畫里大柳樹數年前因風雨顛仆是夏大雷雨還起
立其樹高三十七尺圍二合抱○上以地震問弭災之道李
長坤曰小人乘勢投隙甚可畏也書繼商曰人主慕古則小
人視其趨向陽以古道引君實欲陰濟其私明日趙光祖奏
曰臣昨聞繼商之言大驚曰人主慕古則君子豹変小人革
面而繼商乃欲因災変陷士流吁亦慘矣典翰柳仁淑亦劾

作繼南○有李誠彥者上疏將陷士類趙光祖言於　上曰
宋時小人指韓琦范仲淹專擅自恣近日投疏窺覘亦此指
也金淨曰宋沈繼祖乞斬朱熹以謝天下蘇軾云素嫉程頤
之奸軾亦名士乃至於此今之士流欲有所為則時人輒指
之曰安石之類也光祖曰大定好惡毋爲邪說以動宗社
之福也○趙光祖言於上曰性理大全雖用諺傍注世之讀
不待手分如金安國李耔金淨等一月之內三會弘文館使
之進講則庶有益於聖學也○以李長坤趙光祖李耔爲元
子輔養官○上祀　先聖御明倫堂命同知事尹倬大成金
湜吏正丁玉亨講易泰卦儒臣申光漢舍人閔壽千掌令朴

薰講尚書無逸太學生李若水和講大學環橋門觀者以千數

中宗大王中

己卯是年太白晝見白虹貫日二月有射書于建春門上謂都承旨權撥曰前日有箭射入禁苑取審則納書矢腰言朝廷闕事其文字非無識者所爲且云某日射政府某日帖榜延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云○信平君康允禧上變告前牧使金友曾語允禧曰金淨等欲追論朴元宗剖棺斬屍削靖國功臣而趙光祖以李耔赴京未還止之姑停今賢良科若出布列朝廷必盡除舊臣吾欲先幾剪除云大諫金絿副學金淨合辭請鞫以亂言招服杖百流配○黄兔記事曰有人

夜貼書謗朝紳時諸賢激濁揚清爲務彈章蝟起全者無幾
因此不逞之徒怨入骨髓有人射矢于政府諫院列書趙光
祖等三十餘人之罪時武人金友曾怨恨光祖等臺諫疑友
曾所爲起獄論治○己卯錄曰金友曾誣毀士林事發庭訊
趙光祖以大憲叅鞫臺諫以光祖不欲窮治友曾論褫尋仍
○初中廟欲興至治趙光祖建白漢令郡國擧賢良請倣而
行之領相鄭光弼以爲非祖宗法後弊必多不可創開左相
申用漑贊成崔淑生力主可行遂令六曹八道薦聞勿拘朝
士凡得一百二十餘人四月設賢良科選五十八人課次取
金湜等二十八人冬十月大憲趙光祖等請削靖國功臣濫

錄者九六啓不允兩司至於辭職光祖極言不可不削之意
竟得請抄削二三等濫錄四等全削之時南袞以禮判謀避
其議差陵獻官而不叅後光祖遂啓曰崇品重臣避朝廷大
議人臣愛其身餘無足觀袞亦入侍惶慚流汗而退遂請左
相申用漑第用漑方病入臥內袞曰近日議論甚激用漑奮
然而起曰激之一字乃小人陷君子而亡漢者也袞厭然而
去忌克之心日生若芒刺在背未幾用漑卒遂無忌憚矣
申用漑字漑之号松溪又二樂堂叔舟之孫戊申擢第八
玉堂成廟至解御衣而衣之公先考㴐死於非命嘗疏請
赴北方復讐不許一日詷知仇人至都夜格殺之欲詣吏

自首母夫人泣止之朝廷亦置不問歷直學按湖西燕山
甲子竄反正以吏叅召還擢授大提學丙子拜相公天資
豪爽文章遒勁無一点塵俗氣有文武才但溺於酒色人
以此少之

十一月十五日神武門士禍作時諸賢凡所建白期於得請
朝講至於日晏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彼倚竜床戞然有聲
南袞沈貞以傾險得罪士林洪景舟以贊成被論嘗懷憤恨
遂與交通揣知上有厭色貞潛通敬嬪朴氏問安婢教以
光祖專國人皆稱善欲立為王似若閭里無知之言傳播禁
中洪景舟教以女熙嬪以為一國人心盡歸趙氏日夕聞達

且山虫好食木實甘汁故冩走肖爲王四字於禁院木葉山
虫剥食成痕有似讖文採以上聞　上驚惧下密旨于景舟
景舟持諺書稱以密旨其書略曰光祖等請削靖國功者重
綱常也先除無功者稍存二十餘人名擅廢之罪卿等爲魚
肉及于我矣走肖之輩奸似莽卓得一國之心一朝黃袍加
身之憂雖其　之其可已乎長坤附小兒輩未可信也庸謹
世熹自任有武才可畏也予之剪除之意勿他煩以問家貞
也云、乃與金詮高荊山洪淑孫澍方有寧金謹思金克福
成雲尹希仁等密約而舉事之時無兵判不能号令於衛士
故判書李長坤誑招之令景舟潛啓曰欲上變而近侍皆其

心腹請闢神武門乘夜入啓蓋不欲令承史知也十一月十
五日初昏景舟詮袞長坤判山潛入神武都摠管貞叅知雲
自直所來會且陳戎器於殿陛蓋欲拿致格殺之也入直承
旨孔瑞麟尹自任注書安挺檢閲李搆應教奇遵修撰沈連
源等先下獄漏二下矣景舟袞入對曰事急不可鞫問速命
逮捕叅贊李耔刑判金淨大憲趙光祖大成金湜副學金絿
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朴世熹右副洪彥弼同副朴薰等拿致
誅之長坤始知當夜格殺之議極諫曰諦首相不可行盜賊
之謀少須領相鄭光弼趍入涕泣極諫引御裾叩頭右相安
瑭亦極諫乃命李耔等下詔獄領相更啓曰李耔非常人也國

家他日必大用只羅似當趙光祖等有何毫絲之私哉於是
詮袞貞瀕首議寫罪名傳旨矣右己卯錄黨籍補並抄錄
南袞字士華号止亭在之後也領相典文○芝峯類說曰
袞嘗作柳子光傳曲盡情態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肝誰得
似不知身作傳中人○丁卯搆成趙光輔誣獄又成己卯
士禍初靜庵請削濫勳也袞以禮判欲避其議求差陵献
官靜庵入侍啓袞逢此大事觀望畓避甚邪慝也袞方入
侍惶汗而退詣申相用溉言曰近日議論甚激申方病蒼
起曰激之爲言乃小人陷君子而亡後漢者也袞厭然而
去袞有禍心久矣畏申不敢發且感申薦以代己隱忍有待

及申歿遂無憚矣思齋擴言曰南止亭衮神武密啓拿致趙大憲光祖等七人因禁府翌日未明止亭以微服着草笠麁布衣穿破屨步至鄭相光弼家呼門者曰急入于內但言客來門者入告曰有客來觀其貟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耳鄭相驚出見乃衮也衮俱道所以曰此輩若遺一人其禍無窮公可勉從鄭相正色曰公以宰相爲賊服歷市而來大是可愕謀害士林本非余心衮大怒拂衣而去翌日御筆除衮爲相　月汀漫筆曰慕齋嘗言衮之搆陷己卯士林也其本意欲殺其勢罷斥而已初無殺害之意而又恐言不見聽故張皇成罪以動　上聽　中庙

過信其言處分極重靜冲不得保全家雖悔之自己所設
機穽不能旋自救止目見其死終身為恨云○清籍曰士
禍後年少輩聚不逞之徒以清君側為名継起不止家內
懷疑懼每夜微服輪徙他家止宿如是歲餘與李林甫徙
床前後一轍芝峯類說曰家臨死痛哭盡焚其稿曰人孰
視我詩云○崔孤竹慶昌過家故宅詩曰門前車馬散如
烟相國繁華未百年村巷寥寥寒食過茱萸花發古墻邊
○宣廟戊辰追削官爵
沈貞字貞之号逍遥堂豊川君膺子也左相爲靖國功封
花川君○靜庵焚黄於龍仁是日地大震靜庵曰今日貞

必判秋部果為之為大諫所彈貞以此啣之遂搆黨禍貞判刑不究曲直唯務裁決將詰闕以囹圄空虛啓之有捕禁肉者貞曰鹿肉恰似老牛肉下吏承其意以鹿肉報郎以上聞曰聖化幾於刑措其罔上如此時三公有闕朝野屬望於許磁貞令其子為諫官者彈之貞果入相貞搆亭陽川号逍遙請詩於朴訥齋祥詩曰落葉藏秋壑斜陽映半山一云半山排寮俎秋壑闢樽盃盞用賈似道王安石譏之也貞初不覺久始知怒焚之磎谷集曰人以柳亭張玉不能如訥齋為恨窃謂諷責含蓄張谷逍遙亭序奉璞嘸於他年霑玉筆之餘瀝人以為病而位作人間宰相名

綴天上神仙盖以林甫杞况貞其罵之篤矣特辭婉未易識耳○庚寅貞連朴嬪灼鼠之獄賜死此則金安老之報私怨非所以正其罪也貞悪積罪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以此成罪人或不服貞子思遜以滿浦僉使爲野人所殺時西虜搆釁薦文武才思遜以直學除滿浦思慎以承旨辭連辛卯榜書獄搜書冊〻面書登南山放糞詩云一聲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中廟悪之累刑而死不數年父子三人皆不善終禍淫之天不可誣也○沈斯文義號大觀齋貞之弟也以癡自處沉晦免禍嘗以學官考試賦題二十伩生文皆不工義出歌所一揮而就付書吏汝

有相知儒以此與之儒生呈之諸考官嘆義曰此塲安有
此耶義頎然曰吾所作也皆絶倒貞嘗與家客議義排窓
曰兩箇小人家怒變色貞曰吾弟素癡頑公恕之貞雖猜
忌友愛天至一日義晨泣貞曰何泣義曰夢見父母言汝
是小子吾甚念之某田某奴吾欲與汝而未及竟未忘也
吾是以悲耳貞大感曰父母念汝吾何愛是即作券與之
貞後知其詐欲試之亦晨泣曰夢父母言欲以某田某奴
付汝云云義曰春夢何可信也貞大笑而已○貞孫守慶
号聽天堂官左相平生恨其祖得小人名吏隷稱小人則輒
垂頭下淚訪人家有客則待去而起蓋恐人知某之孫也

聽天少時美風儀甞寓清原尉家夜臨池彈琴有一宮女潛出曰願聞一曲公爲弄數調女繾眷不去公抱琴而出明日移去其女病死云

洪景舟字濟翁南陽君贊成　中廟初鄭新堂曰余入闕有犀帶宰相背面立顧則景舟也問其職則贊成也余忽驚心無意仕宦云景舟拜贊成駁遞遂與衮貞搆禍未幾病死○黨籍曰貞罪死衮追奪而天網恢〻尚漏景舟不得明其罪實士林之餘憾云

金銓号懶軒友臣子也友臣以謹行稱　成廟在邸時爲師傅後官知中樞子三人諟端重不苟官知樞詡識致清

遠官叅議詮亦清儉自保初臺諫請罷內需司長利及忌辰齋詮為憲長倡異論人皆鄙之搆己卯禍入相曾孫悌男 宣廟國舅寃死

是夜 上命南袞草罪案其案曰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絿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倚盤居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官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朴薰等光祖詭激之習相為和附云云 上曰案已就只因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東閣雜記曰案中初有誣 上行私之語光弼啓而去之李耔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弼亦啓而脫光祖等既取招入啓 上

命照律金詮等以奸黨律當斬籍孥　上吁承旨金謹思書傳
旨光祖淨賜死湜絿杖百安置自任遵世熹薰遠方付處令
謹思判下謹思擡取史官筆書之奉教蔡世英曰此史筆也
非他人所得把還奪之左右肅然光弼力請減死淚隨言零
上曰光祖等四人決杖安置自任等四人遠方付處光弼啓
請曰杖而去則中道死無減死之實五啓始允三更皆放早
朝命聚禁府教曰汝等人物亦非不良近來凡事過誤事至
於此未減之罪汝等知之而去○奇遵德陽日記曰諸公在
獄上疏曰臣等俱以疎狂遭遇聖明得近耿光展竭愚衷冒
犯羣猜只知有君不計其他天日照臨無他邪心但士類之

禍一開將不念後日邦家命脉耶天門阻隔無路達懷臣等
罪固萬死幸一許鞫問萬死無恨言溢辭感莫知所云因禁
府之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相與酌酒以訣元冲淨字詩曰重
泉此夜長故客空留明月照人間大柔絿字繼吟古詩曰埋骨
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又咏曰明月長天夜元冲和
曰嚴冬惜別時相與曰次野耔字必免次野哭孝直光祖字亦哭相
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至哭泣孝直曰從容就義吾豈不
知但欲見吾君終夜哭及聞處死命裕如也○是夜特旨除
衮吏判金詮恩成雲承旨因命盡遞兩司玉堂清流一網打
盡朝著太空光弼退至賓廳孰視衮而不語衮退語人曰鄭

光弼之目也 上召吏判而爲政袞稱病命光弼爲政光弼
以柳雲爲大憲李思勻爲副學此兩人內有志槩外無拘檢
見輕於光祖等者故袞等不疑時人服光弼識鑑也柳雲号
恒齋初欲爲湖伯題丹陽一絶曰拾盡凶頑石平鋪清淨流
捕風因海若然後放吾舟奸黨傳誦以柳不容於清流而有
此詩及擢憲長即日拜命徑趍禁府自門隙招靜庵執手痛
哭遂啓曰聞自 上密教洪景舟曰今光祖羽翼已成前日
賢良科蓋欲樹羽翼也今欲罷之以御之壻金明胤亦在其
中故不果耳以人主之勢加罪一二儒臣有何難而昏夜秘
密若是耶此亡國之兆不勝痛哭答曰此臺諫誤聞也當初

洪景舟等聞武士結黨欲害文士如此則將生大變自朝廷
如此則於光祖等爲福也云云 雲庭爭累日卒被劾遞李思勻
號訥軒初斥爲金尹及逢靜庵論行執手語曰子於中庸尚
未熟讀况可做唐虞治乎中庸不言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
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宜子之
不免也至京亦救光祖等與雲皆罷○黨籍補曰神武禍作
日諸生詣闕無慮數千人會光化門外儒生申命仁秉筆草疏
如飛疏將上爲門者所拒諸生排闥闌入生員朴光佑被傷
流血諸生或脫巾或被髮號哭 傳曰儒生排闥號哭萬古
所無事摘發五六人治之且令禁軍驅出之命仁挺身厲聲

曰古者楊震被囚太學生千餘守闕号哭固有之矣 殿下
今日之所爲誠萬古未聞之事疏頭李若水尹彦直黃李沃
等被拿諸生爭先就囚圄圄已盈鈇鉞亦乏以藁繫頸者屯
聚鍾樓下禁府啓入衆獄窄不得囚翌日生員林鵬等數百
人又疏救待命獄門外第三日 上命放○黃李沃牧使瑾
之子也光祖既竄羣小得志又迎合時論與尹世貞李來上
疏請誅趙光祖等八人辞極凶慘○十二月大憲李沆大諫
李蘋合啓請罪安塘崔淑生李耔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光
佐李忠楗柳庸謹申光漢鄭愼恂韓忠鄭膺崔山斗張玉李
希閔李清梁彭孫具壽福鄭浣李延慶李若水權磌宋好禮

宋好智金逵復曹彥慶柳仁淑尹光岭權橃巴陵君璥詩山
正〻叔長城守儼崇善正溙江寧正祺等三十六人且請罷
賢良科 上召領相鄭光弼右相金詮示臺啓及黃李沆請
誅趙光祖疏光弼力諫不可詮亦以爲根本已罪餘不必治
黃免記事曰時 上曰脅從罔治古之道也禮判申鏛曰
上教如此社稷之福也聖諭溫醇漸向開悟不數日忽下嚴
教殺光祖等一時士流無得免蓋讒言又入於左腹也○適
領左相 御筆除南袞李惟清爲左右相召禁堂沈貞孫澍
教以光祖淨湜緑賜死自任等絶島安置袞貞惟清議光祖
賜死餘安置甚臺啓中三十六人分輕重罪之罷賢良科後

仁宗復科　明宗初李芑尹仁鏡啓還罷之　宣廟初還復
之○稗官雜記曰初黃季沃訪魚叔均曰吾欲更疏申趙光
祖自袖出草曰疏意若何魚曰甚佳非公好善安能及此數
日後上請誅疏蓋作兩件疏先以救疏示人見其與己不合
便去反上凶疏其奸譎可勝言哉○思齋摭言曰李流世仁
子也以無行不容於士流己卯爲慶尚右監司與左監司文
瑾會一處是日有以趙靜庵被罪來言者文瑾愀然托疾入
房流揚揚自得及拜都憲咸陽守文繼昌詩送曰明公此去
似登仙盤錯應須利器剸敗後豈無三窟免會看一鶚上秋
天還朝傳播士林側足至是發合啓後至辛卯獄貞與流一

時賜死○初巴陵君璥詣闕涕泣極諫且字呼李長坤曰希
剛搖尾狐鼠中同害賢良極口扐責○典翰鄭膺劄曰燕雀
焚而仁鳥曾逝愚夫戮而智者遠擧此鮑焦之所以立枯屈
平之所以沉湘也夫國之有士猶人元氣々散而人亡士亡
而國喪建寧之黨禍起而漢祚非元祐之正士消而宋室危
斯固 殿下之所宜鑑也○己卯錄曰時持論之士嫉惡如
讐年少新進勇於改絃患得患失之輩見屈散地自生疑貳
始有黨同伐異之議鄭文翼申文景安貞愍欲調劑兩間而
諫院論劾趙文正方在憲長亦被循俗之誚如奇遵朴世熹
梁彭孫崔山斗言語支離失於輕率袞貞輩揣知 上意厭

苦潛啓 上變○經筵日記曰士林興起間有好名者雜進議論太鋭作事無漸趙光祖每抑喜事者如申鏛李耔權撥所見皆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獻納權碩反以光祖為依違苟循迹同憸邪至欲彈劾光祖自知必敗白 上欲得一僻邑讀書進學然後立朝 上不許羣猜在傍日伺間隙駭機忽作於開神武之變○涪溪記聞曰己卯之獄人皆知衮貞之所為不知其成於金詮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墩光而不知弼商之主張己卯之禍無金詮雖衮貞之奸難以托朝廷之公論而成之戊午之禍無弼商雖墩光之凶難以假大臣而行之矣○庚辰金世弼癸曰五六年來 上心鋭意啚治

新進之輩爭進好古之說趙光祖輩豈有邪心一朝賜死萬世之下將爲何如也南袞請罪不聽是年春夜有大星與月相爭勢若相戰○時設科取武士一千人好事者稱之曰武士騎牛馳射不中駐牛拔其矢再射自試所呼曰彼舉子何以駐牛答曰牛方瘦云○辛巳濟牧李耘啓請開屯田以備荒政蠲貢物以寬牧卒從之○是年冬奸人宋祀連鄭鏛誣告安貞慼一家清君側之變袞貞等鍛鍊成獄追罪己卯人金淨奇遵韓忠權碩等安瑭安處謙處誠處謹同被禍○己卯錄安瑭傳曰貞慼父司又敦厚以兄監司寬厚婢重今爲妾重今有女曰甘丁即家畜前所生也年十四五奸黠爲不

道語司乂杖足折指送于白川外家司乂下世後廿丁嫁白
川宋璘生祀連〻〻出入公家甚密公子處議偶與權碩詩
山正語除家貞則可以保士林云〻祀連竊聞之與其妻甥
鄭鏻以公夫人喪吊客及役軍錄上變告成獄云一疏監司
之婢侍司藝生女是爲祀連母以安氏子孫謂祀連母非司
藝女乃前夫所生云互見宣祖朝黽峯條

安瑭字彥玉右相謚貞愍弱冠登第補史官氣度夙成
成廟嘗稱兒長者　中宗反正初爲大諫彈去弊習四領
都憲振起頹綱及長銓痛革奔競引進趙光祖金淨金安
國等以振士風爲己任己卯以右相伸救士禍辛巳春沈

貞喉執義金止衡刼奪官爵及至冬以祀連誣告二子俱
被極刑身且不免痛哉子處誠字伯雲号虛齋賢良科官
學諭常憤惋言及時事涕隨言零處謹字靜夫同被誅處
誠字久叔初聞處誠言告于貞愍以此免死坐配初處誠
謀除君側之惡處誠聞之與祀連告公公大驚欲執以聞
恐連及士流乃卒歸陰城村以沮其謀祀連恐事覺詣政
院告成獄云子璐㨗己卯籍◯明廟朝賜職牒　宣廟贈
謚◯金慕齋嘗曰推卜談命之人不可親近宋祀連出入
安氏家揣知一門運蹇命屯背恩搆禍自獲其利此可鑑
也

己卯名臣

趙光祖字孝直號靜庵　中宗科官至大司憲己卯禍賜死
仁宗朝贈領相謚文正萬曆辛亥從祀　文廟○先生十
七歲從學于寒暄堂〻〻〻嘗得一雉而乾之將送于大
夫人所適被猫兒偷噉寒暄大驚怒盛責守婢辭氣勃〻
先生進曰奉養之誠雖切君子辭氣不可不省小子深有
所不安敢請寒暄瞿然起前執手曰吾方悔之而汝言如
此汝乃吾師吾非汝師也庚午魁進士吏判安瑭啓以成
均首薦請除六品職卽授司紙先生曰可由科擧以通行
道用虛譽的然吾甚恥之是秋魁謁聖科丁丑超拜副學

是冬陞大憲先生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斯文爲己任
○思齋摭言曰戊寅會寧野人潛掠甲山南兵使密啓請
掩捕 上命遣李之芳賜御衣弓矢即日拜辭賜錢三公
諸臣環侍副學趙光祖請對曰此事正類狙詐盜賊之謀非王
者禦戎之道 上命更議左右爭以爲詢謀已同豈可以
一人言遽改也 上却衆議罷遣光祖以三品微官以片
言止朝廷大議諸僚皆不平○時三司請罷昭格署累月
不允一日副學趙光祖率僚伏閤曰今日不允不退論啓
至鷄鳴不已 上不得已允之承旨等皆倚案睡 大內
深密之地徹夜煩啓人君亦豈無厭聽之意也己卯後即

命復之昭格即祭星祈醮之所人謂己卯之禍萌於此云壬辰兵後乃廢○東方人忌辰設齋僧舍國朝先王后忌亦循俗行之丙子始罷先生與諸賢建白也○先生爲大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稗官雜記曰己卯有諸生上疏回到鍾樓前奪某甲儒巾裂破曰此人父子相奸不可齒於吾儕某甲痛哭明日呈憲府先生以大憲進某甲語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汝若飭躬以善聞則今雖不辨人必曰前言誣汝若以不善聞則今雖辨人必曰前言不妄汝其勉之某甲叩頭而去其後果不以相奸爲疑先生處疑之道勸人之善兩得之矣○

國朝記事曰初先生除司紙也有作詩嘲之者一部小學須勤讀司紙功名自然來此時先生方居窮處約而人心若是況後日得君行道乎先生之生何其不辰也名臣錄曰諸公之意失於欲速鋒穎太露旧臣之不容時議者愬入骨髓先生知道之難行欲避位而上眷愈隆不許無如之何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鏛李公耔權公機所見皆然而向之羣愬日伺間隙○己卯錄曰金吾郎到謫所公曰　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恭聽而死就庭下北面再拜跪受教旨修家書沐浴更衣金吾郎柳淹有迫催意公嘆曰古之人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也

正席就座書所懷曰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遂仰藥猶不絕府卒欲就縊之先生白曰聖上欲保臣首領汝何敢如此益飲毒酒而卧血出七竅而終年三十八即十二月二十日也是日白虹繞日東西各二匝南北各二匝南北繞外各二條虹如垂紳竟天又於未申方有一條虹長丈餘皆移時乃滅○己卯錄曰弟崇祖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哀哭而來問嫗何哭曰聞國家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瑣錄曰密告之辭秘不傳第聞諸外間以一葉虫書入之其書曰木子將軍劍走肖大夫筆苟非明哲如堯舜之君

安得無感於心耶○朴訥齋道遇敀櫬詩曰無等山前曾

把手牛車草〻頓鄉敀他年地下相逢處莫說人間謾是

非○丙子錄曰走肖之讖其術亦踈謂以此致　中廟之

疑者誤矣尹叅判金孫嘗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黜門外有

人因行夏踈之術蜚語一入是以甚敗云讒人罔極爲鬼

爲蜮乃如此夫　文定冊封時有同姓婦女見幸於燕山

者臺啓淫穢之女恐入叅於大禮請黜外婦女乃珣妻臺

即靜庵也時大諫柳雲又啓曰　内殿時御所鄭眉壽妾

入侍云此女在昏朝依勢作弊且經人　内殿豈可與不

正之人混處野言別集曰眉壽妾其時痛哭而出　文定

王后亦慚恨故趙被禍時內讒居多云○裨官雜記曰壬
午康翎縣有三人耘一人曰今旱如此趙宰相某極清廉
百官敬畏郡無請簡鄉無吽呼之吏今聞寃死天災由於
此其一人上京告拿置刑賞告者不告者罪之○嘗有隱
君子匿皮匠中先生知其賢就而問學或與同宿其人曰
今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必
不免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 仁宗疾篤教曰事
在先朝不敢輕改今予疾如此其給光祖爵亦還給賢
良科也子定早沒容蔭郡守無嗣以從姪舜男爲後
金淨字元冲號冲庵又號孤峯 中宗科官判書贈領相

謚文簡六院○公學語便知文字十四中初試第一以年
幼不赴會二十二魁科入玉堂以銓郎補淳昌與朴訥齋
疏請復愼妃李荇權敏手指爲邪議公與朴被謫靜菴劾
李荇大憲金安國大諫李長坤右靜菴掌令柳溥金希壽
右栦李直學金安老兩是之朝廷角立遂貽己卯之禍丙
子冬因公議與訥齋放還擢副學○己卯禍作配錦山距
報恩百餘里聞母病劇告錦倅乞往面訣即還栦臣伺隙
論以亡命拿鞫獄中裂衣上疏白究狀杖百安置濟州稗
官雜記曰冲菴始至配所母夫人在一日程病劇冲菴馳
往省之仍使守直人告于郡守鄭熊道其翌日還遂之意熊

脩荅送柑子雉酒後以亡命拿致冲庵引鄭証鄭曰彼宗
逃走熊初不知之柑雉酒乃其餉辞云云欲免一時縱因
之罪不顧士君子陷刑顧何心耶冲庵在濟州荅其外侄備
録風土處似相如子虛賦而光焰則加焉余讀至此掩卷
隨涙○辛巳追論賜死聞命不変呼酒快飲貽書兄弟勉
以善養老母又作絶命辞曰投絶國兮作孤魂遺慈母兮
隔天倫遭斯世兮殞余身乗雲氣兮歷帝閽從屈原兮高
逍遙長夜冥兮何時朝烱丹衷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
途摧嗚呼千秋萬歲兮應我哀時年三十六在謫甞語子
弟曰余平生不懈函猗今得奇禍汝等無以我爲怠也謫

濟州時憩松下白而書三絕曰欲庇炎程暍死民遠辭岩壑屈長身村斧日尋商火煮知公如政亦無人海風吹過悲聲遠山月照來瘦影疎賴有直根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枝條摧折葉鬖髿斧斤餘形欲卧沙望絕棟樑嗟已矣植牙堪作海上查◯退溪集曰冲庵高於人數等學問初雖陷於老莊後來所見實高人一等終陷大禍豈不悲哉

金湜字老泉官大司成◯天姿精粹聰明絕人二十中進士與靜庵被薦授主簿陞掌令己卯擢賢良科 上曰金某賢者要得此人將為師伩今居壯元予別喜焉超拜直

學陞副學遷大司成○野言別集曰禍作日與諸表兄弟
齋宿外家將行外祖忌祀或問朝事公愀然曰濫叨非分
已蹈禍機他日會宿亦難必矣表弟睦玄軒世秤曰何不
遠避曰既為觸藩進退維谷祭畢夜未艾金吾郎跟尋到
門矣配善山○己卯黨籍曰庚辰公聞加罪之命客有言
曰奸人之事有不可知徒死何益公曰凶謀有所不測挺
身赴難素所願也遂與客縱酒大醉不省客謀竊負使家
僮亐音山負持行數十里乃覺業已至此遂與亐音山李
信向灵山李中家信本樂安官奴以僧還俗受學於公中
亦門弟也公卜藏身有山人數事之縣不欲向山寺中曰信本緇

徒性且不順不如先送公曰樹息而別之可也卽與別曰逮捕日嚴
吾三人勢難同行汝先行探朝報會茂朱吳希顔家可也希
顔亦公門弟也信直上京告金湜在李甲家使子德純德秀謀
害大臣云云逮捕日急由山谷欲抵智異山到居昌高梯院
題一絶於岩上曰日暮天含黑山空寺入雲君臣千載義何處
有孤墳又草疏曰亡命臣云云況貞兇狡小人遂搆士林之禍因其
姻李蘋爲館長稍有淸論令蘋輒擊去之又與南袞多聚武士朝夕
盈門朝廷非 殿下之朝廷乃貞之朝廷也 殿下之勢不亦孤乎
臣故隱忍云云命族奸兇危逼於君上則挺身赴難以報
殿下不世之遇此臣之志也云云卽當爲 殿下訣敢以

是達云云帶於衣中時公不食已數日矣採薇欲治食使
丐音山汞火於村遂自縊即庚辰五月十六日也年三十
九丐音山得帶中疏告于縣詭驗然後放夫人之囚李信
受賞後涉強盜杖死○己卯錄曰訥齋居廬于先山公陞
進云云命之由訥齋曰南袞小人之雄處事奸巧使人主盡
惑宜可居中用事致入相竊而議己也公悔恨即定一死
○雪壑譏聞曰北門夜開諸賢視死如敀故獨老泉匿身其
意謂奸臣擅弄王廢幾改之情則慽矣然事君之道不當
若是為己卯人物之羞惜哉方公之在道也抵金三足大
有家賤服拜於門外三足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

若是苟且累及於人耶書南冥嘗論此事曰天佑卿大有字也
此事義則義矣無乃於情忍乎兩賢所見不一同何也愚
以爲使三足握老泉悲慰曉以道理使自處情理方得以
平日分義窮蹙而來安得不惻然南冥之意蓋出於此矣
○龜峯申命仁作哀宋玉辭以著其意睦玄軒著哀辭○
子德純雄偉用力時年十七八亦在逃中家貞等甚畏之
移宅而宿購捕日急一夜乘夜還家廳事設灵幄姉下見
銘旌乃其妻喪也呑聲而去家貞死後乃得歸以妻傷心
殞命終不再娶弟德懋之子參判權光海廢母獻議立節
後孫潜谷堉國舅佑明○李中就服貞欲殺之私謂曰全

家徙遑不如自殞杖下中授七棍大言曰已承服不須更
杖乃徙富寧十四年放還◯金胤宗公門人也禍起避入
俗離山被拿奴泣進食金曰我將死不泣汝何泣爲遂從
容食盡杖流明川卒◯洪順福號配庵亦公門人也禍作
被拷掠供曰欲尋見金湜共議除去奸臣耳臨刑繫索再
絶顧謂監刑官曰君奉命監刑以朽索繫死頸耶顏色不
變而死(沙溪語錄曰余與金清風枏同在栗谷門下清
風爲請其祖金大司成碑文栗谷不荅清風憮然而退私
於余請問也余如其說則荅曰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
矣清風不敢復請

韓忠字恕卿号松齋　中宗甲科氣槩豪放善彈琴戊寅
以典翰赴京正使南袞得疾公語副使李陰崖曰這漢必
赤士流時帝北巡公曰不可虛辱君命呈文卞明宗系中
朝士類咸願識面車馬塡咽皆曰此人不合在外國云朝
京時至遼東有人先行失物件公曰可招給家曰彼得失
何須我二人爭其是非遂成隙焉公忠淸水使○己卯錄
曰公嘗過振威遇一人儒服袖長書言時政其言奇辯問
其名不荅而去公以爲賢而隱者啓達其書後聞之其人
乃權鐸爲燕山幸姬書題奸濫者盖公見欺也及己卯禍
作柳灌李蘋劾公欺罔以忠水拿鞫杖流巨濟辛巳獄起

連所納書記有黃瑞慶者家以公字恕卿音同遂指為公
下獄　上知其誣墜淚即命保放家陰使守卒拉殺之粹
言曰公在京師時問卜〻書回文詩云少年才藝倚天摩
手把龍泉幾度磨石上梧桐將發響音中律呂有時和口
傳三代詩書教文起千秋道德波（皮幣已成贖價生何獨）
謫長沙回還杖殯首尾如此（　）清州燕歧院
權碩字君安在玉堂嘗言釋衷告變自許權謀見利忘義
無所不至謂家及貞也己卯竄辛巳坐與安處謙謀去君側
之奸杖殯
奇遵字敬仲號復齋又號德陽　中宗科官應教己卯杖

配牙山時母在元茂長任所及移配穩城情事罔極牙去
茂縣五十里請於縣監裵鐵重欲往見母行未一里覔非
而還事覔就理裂幅上書陳情決杖還配黨籍曰縣監裵
鐵重欲免擅放囚人之罪以爲逃歸辛巳追論賜死年三
十一○思齋摭言曰公嘗直玉堂夢羈旅関外吟成一篇曰
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淚依高峯頑雲漠々河関閉古
木蕭々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草外人家多在夕陽中孤帆
萬里無回棹碧海茫々信不通覺記書壁謫穩城行到吉
州途中所見夢中景也恍然省悟可知人事有前定也昭
代粹言曰德陽遺稿此詩乃覺後記夢中見非夢作也有

德陽日記○四院子大恒曾孫自献
崔壽峸字可鎮号猿亭睡軒應賢孫年十九遍觀名山到
處剖松作琴彈罷棄去作詩飄然有逸趣善書畫真奇才
也南家嘗以山水圖寄冲庵求詩猿亭適見之題其上曰
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幅中三四人誰是輞川主家御
之俗尚大袖猿亭令窄袖並容一臂以異衆玩世韓汲以
請白自高未幾陷贓有女未歸人羞為婚猿亭自請為壻
○稗官雜記曰老泉與孝直元冲大柔會話猿亭忽自外
至長揖不拜呼老泉可飲我一盃酒即與之快飲曰吾乘
敗般幾溺心甚悸今飲酒釋然也不辭徑去座中恠之孝

直曰敗船之諭指吾輩也己卯後不復舉業嘗語其叔世節曰世事如此強仕何求又寄詩曰日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須早泊風浪夜應多世節為承旨謂同僚曰壽城勸我退又傳其詩忌之者聞於家〻為祀連推官并推遂殺之其友李遠亭輩以簾斂屍權厝夜守其側學猿亭與靜菴冲菴松翁吟曰乱風爭走壑落日暗故林惆悵人間事青山獅至今猿亭吟曰玄室誰相訪清猿獨可親自從簾谷後送憶盖骸人

趙廣佐字季良膺為持平己卯竄辛巳杖殞

申忭字樂翁以黃海都事梳頭見白髮喟然曰白髮暮下

士餘生幾何遂棄官歸以鷹犬自娛辛巳被誅
奉天祥字輝之薦授齋郎始教祭享海松子鐵鉗壓破之
法至今行之己卯罷辛巳禍
已上被慘禍
李耔字次野号陰崖牧隱賢孫大諫禮堅子弘治辛酉中
司馬甲子擢魁科丙寅靖國入玉堂戊寅辨宗系陞秩入
京準事還擢判尹己卯禍起以叅贊廢居陰城自号陰崖
移卜忠州築夢庵或自号夢翁癸巳卒年五十四戊戌命
復官　宣廟丁丑謚文懿享忠州八峯書院　宣廟命廟
主不祧〇宣廟庚寅下宗系錄前後使光國功十九人玉

堂劄論 首切漏錄蓋指先生與韓忠也領相李山海議
旣已頒券有難改李耔韓忠変品贈職依功臣例定爲不
祧允之◯先生居憂時與柳雲書極論昭陵請復事◯中宗
丁丑 文定嘉禮時先生以直提學啓請行親迎及廟見
禮 上命定爲恒規添錄五禮儀出文獻備考◯先生嘗
與靜菴及方隱趙光輔晦谷趙光佐搆四隱亭於龍仁靜
菴與先生先山俱在龍仁故也◯戊寅赴京時正使南袞
得疾幾殊書狀韓忠附耳語先生曰這漢必亦士流先生
曰此奸死無惜但同使萬里豈可坐視其死耶藥餌濟之
己卯錄曰諸賢共理彈劾尸位物情大乖公與趙文正光

祖申文節鏞柟忠定撥欲誚剷兩閒不至敗闕則一二公
執不可無如之何北門禍作與靜庵冲庵同被下獄爲大
臣所救最後見放○海東名臣錄曰公之姻金安老奸黠媢
嫉亦不敢以慢語加之嘗訓人至殺陳東末數行哽咽不
能出声慘色滿容學者瞿然徑退嘗約伯氏共省掃伯氏
先至主宰成霖訪之挾兄雲勢仉視清流傍若無人公以
瘦馬麁衣入坐霖沮喪進拜流汗而出曰自有敬畏之心
平生手不釋卷入則閉篋論著出必封識甚固人莫知所
爲○松窩雜記曰公嘗居龍宮縣金安老以左議政掃墳
咸昌地告以歷晤實忌惡而探誠之也公迓其肺腑於將

過夕以槐花湯沃面擁衾而坐安老出而謂人曰隂崖公已矣無足慮也君子之於小人自晦避禍亦一道也○聞見錄曰己卯清流推爲領袖官至右參贊見支象不佳與冲齋靜庵申文節欲共調劑彌綸而諸人不能用及禍作屏居憂國以酒自遣○初南袞自製疏嗾臺上之疏略云趙光祖李耔等朋黨周比李若氷奇遵顯言於稠人中曰光祖合於吏判耔合於兵判文謹合於刑判云略無忌憚云云○尤翁撰十清碑文畧曰前後受禍松翁最酷隂崖最輕先生居兩先生之間黨籍序以受禍輕重爲優劣者有未必盡然矣○穌齋撰灘叟碑文曰先生築室龍灘上

陰崖公寓陰城常往還講說陰崖公旣下世先生客洛有蒼頭投一封詩曰城市風塵豈被身鹿門高節政驚人陰崖地下精灵在應笑王良屑〻頻先生憮然曰異人也○己卯錄先生傳曰松溪守以兄詩山正緣坐謫家放還李流以贅成同舟上京陰崖舟訪慰松溪仍謂流曰君亦以辛巳人爲逆耶流曰觀其言辞大憝之流也陰崖曰吳君迄未悟矣安處謙義俠之徒也一座悚然○李齋庵世玉遺稿曰陰崖結茅劒岩朝起排窓見宿雲散渚晩日明塢而曰樂哉〻〻奴伏窓外應曰無塩樂哉無醤樂哉士林傳爲美談○先生寓陰城陰崖洞左右有岩削立爲洞門

先生手題其岩濯纓仙摺四字〻大如掌刻畫宛然尚存
○思翁擬言曰李四宰耔居隂城村舍朴斯文世平家在
隂城一日以紫蝦青苽交沉道俗名感動道送饋曰此道有滋味
公必感動矣李公書簡尾謝曰謹承別味感動則有之第
君酷好駁辞自今捌停可也紫蝦俗稱捌停朴則辭而不
工公則不辭而益工聞者大笑○先生允耘字仲野登第
官府使文學志節見推一世金慕翁誌其墓
金絿字大柔号自庵文敬公禮蒙曽孫十六魁漢城試二
十俱冠生進 中宗癸酉科官副學己卯杖配開寧移南
海處島中十三年父母俱沒癸巳放還哭父母墳伸追服

之情朝夕上墳涕淚所着草木皆枯曰感疾一年卒年四
十七〇公文章奇杰筆力遒健慕鍾王體自成一家謂之
仁壽體所居坊仁壽故也聞爲華人所購絶不書故罕傳
于世〇禮山金堤院

朴薰字馨之号江叟以持平登薦科官承旨朝廷倚重稱
爲國器己卯謫星州移義州十三年量移安東三年放還
母夫人尚在堂痛母子久睽不雜側五年及丁憂哀毁卒

任實祠

朴世熹字而晦号道源翁　明宗朝魁科承旨己卯配尚
州後流江界十餘年卒〇南陽安谷祠〇弟世煦号忍翁

監司世勳号楊村僉正忍齋子忠係勳封府院君
尹自任字仲耕官至承旨己卯流北青憤懣而卒
安珽字挺然判書瑗孫薦科檢閱篿書齋扁曰頤齋己卯
被削科罷然辛巳杖流昆陽結庐院溪上自号曰浣沙病
夫作俚語歌所著篇題曰拭瘡丁酉放授縣監
孔瑞麟字希聖以承旨斥爲外官指斥時宰封事論列被
削奪還叙散官
沈達源字子容直學順門子己卯以吏郎被斥後放還官
判校○子詮參判
柳雲字從龍号恒齋官大憲○嘗爲湖西繡衣至公州意

必選妙妓薦枕昔娛終夜判官恐不敢進乃題詩壁上曰
公山太守鮑威稜御史風流識未曾空館無人消永夜南
來行色淡於僧○黨籍曰己卯以大憲救靜庵被劾適寓
居安城當耕者搆害事在不測因縱酒爛腸而卒
李思伯字重卿号訥齋吏判○初爲己卯人所斥補全州
及召拜副學辭職曰光祖等被罪臣不詳知必爲善而嫉
者多也云〻遂被斥居散三奸敗後始得顯要後爲金安老
所忤除嶺伯時安老爲相欲出錢于輿仁門外公由崇禮
門而行其倔強如此○丙戌生員李宗翼疏請放己卯人
時宰嗾臺欲殺之時公爲參判與李公後慶執不可

申瑺字大用官吏判謚文節◯天性端重崇尚志節臨利害不爲動一時屬望推重己卯以來常置散班堇容於朝◯孫磼砬硈外孫定遠大院君

申光漢字漢之号企齋叔舟孫貳成典文謚文簡◯乙巳入侍忠順堂參衛社功封高灵府院君◯松窩雜記曰企齋 中廟己卯爲大司成尚相震以上齋色掌出入明倫堂及羣賢斥死公退居二十年丁酉安老被罪戊戌公還朝復爲大司成尚公時爲戶參遇於途駈軺至公之馬首而謂曰令不識我乎我乃己卯色掌尚震也公曰然乎楚澤餘生豈能記舊面◯浯溪記聞曰企齋能文章而無實

才常判刑曹不能決囚獄不能容請加搆獄舍上曰不若易判書遂以許磁代之許剖決立盡

金安國字國卿号慕齋寒暄門人燕山科貧成典文諡文敬◯中宗辛卯日本使弸中来公充宣慰酬唱弸中以易爲題呼盞尖鑷爲韻公應聲曰大羹元不和梅鹽至妙難形筆舌尖靜裏嘿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又如鑷弸中擊節嘆弸中口呼水消一点還成水公曰木立難株便作林◯癸酉上疏請復昭陵◯識小録曰在祖宗朝家重〻試金慕齋爲重試工夫多做表策及入試權大憲弘素善策慕齋曰吾欲爲魁此老入塲不得不讓他也榜出權果魁金

第二矣○慕齋文鑑如神與思齋有同硏友其人能策文而中間承接非其所長故見屈當慕齋主試也思齋從容問當出何題慕齋言當出某題思齋乃自草其承接數行以授其友〻〻入塲果用而呈劵慕齋讀其劵將置高選讀至承接忽瞪目以朱筆劃數行置膝敀家思齋曰某又見屈可恨慕齋擲其劵曰君以名官作事如是使老友寃屈可恨我亦作事不密可瞿然思齋赴燕唐詩閣入已作刋敀示慕齋〻〻拈思齋所作諸篇付籤曰此似君手可詞○成判書磬叔居家養病熟觀杜詩作四韻八首謂其子夏山世昌曰常紙寫我詩懸廚上任年久攈以示金某問其何

代詩夏山邀慕齋問曰得此詩於舊籠中是古人作未知
宋耶元耶慕齋讀二遍曰格卑旣非宋又非元也乃今時
作也又問是孫雲牧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非其作然在
今人作甚好他人恐未辨此近聞大監讀杜詩若精鍊則
可有此作判書閲閤而出見曰不意汝之知詩一至於此
○己卯禍公退居利川扁小齋曰隱遯又卜尊驪江名齋
遯槎名堂八怡若將終身與諸生講論爲歷代承統附以
東國又爲醫書行于世弟思齋退居高陽扁小亭曰息休
自号八餘居士兄弟一棹相往来十九年丁酉安老等三
凶伏誅並召還慕齋在驪江梨湖詩曰息休息遯意相同

弟在西洲兄在東拱北丹心無彼此時〻稽首向蓬瀛子休正感
君恩重我逸含恩亦復然休逸百年何所似衢謠華祝堯舜天
逸〻休〻弟與兄凞〻皥〻樂餘生聖恩自是天同大顛蔡猶
沾雨露榮恩翁次曰芬榮休逸被恩同敢恨鴒原隔西東閑到
暮年尤覺味人間還為一臺蓬弟休兄逸餘無願行止寧須
問許然來往相諳休逸外含恩長頌太平天休弟心情同逸兄
一窩安樂送餘生居閑更覺君恩重莫說君恩只宦除○尨庵曰
慕齋知道之不可行且知衰貞終為禍故為遠遁盘礴以保身可
謂明哲矣然必以慕齋免禍為至善則不入於胡廣者幾希矣○
月汀漫筆曰慕齋在驪江時隱崖自忠州希剛自牛湾来

神勒寺與慕齋會宿時金頤叔當國謂罷散重臣會一處
議國事將被重罪希剛即下去昌寧陰崖亦不敢来慕齋
贈僧詩曰三年蹇把東臺酒明月蒼江定怪嗔為問山僧
休亦笑償愆須及百花春○丁酉起拜禮參為嶺伯民有
兄弟争田公面諭孝悌其人感之裂券而去○公之在朝
也家有成造與瓦工計價一宰往謁叙阻即與公許未畢
其宰辞去人覘之曰宰相来不與語執他務可乎公曰吾
為此非但為己乃為一國通行之例若安國見誑一國貪
士何以買瓦適吾有事宰相来奈何々々公不憚鄙事監
穫不遺一穗舂杵碎米細糠並収之曰暴殄不祥或譏之

公笑曰聖人心細○公與姜壯元台壽約婚當婚聞姜男有疾
公惡負約遂成禮○南溪集曰慕翁隣居有一處女乘月
夜往投公公責曰汝以士族夜投於人得罪倫紀矣吾當
答爾爾其受之其女受答越墻而去後嫁某公蓋亦名大
夫也有子有孫年老後言於其子極嘆慕翁之賢云慕翁
己卯後退居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士望甚重丁酉安老敗
後還朝大爲善類所依故未幾卒有從祀文廟之議及退
溪尊晦翁寒暄一蠹靜庵爲四賢然後慕翁始屈今則幾
不知慕翁爲何人可嘆也○嘗爲太學士撰事大文得一
好句則雖夜敲窓踊躍云嘗製詩送教文得一句萬取千

々取百有不奪不厭之心累日苦吟未得其對一日適出
忽思得偪生僭々生疑非一朝一夕之故乃駐馬呼其子
曰吾今乃得之矣竟以此技過用心力以卒
金正國字國弼號思齋官參判◯己卯慕齋退居呂州思
齋在長湍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居此傍朝
夕源々思齋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性安能如吾輩之
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來兄欲見弟則兄來此終始不替
之道也◯丁酉起拜全伯◯公在黃海作十二条警民編
判布一道之民皆化服大有其效云◯月汀謾筆曰己卯
禍起思齋以黃監作疏累千言付幕僚南姓之以獻納承

召者曰須到京呈此疏一日夢神人告曰若進此疏士林當魚肉公驚覺即追還其疏○思菴常以知詩自許慕菴爲嶺伯聞一校生姓宋人能詩招見於月波亭令作律乃書四韻金碧樓明㬷水天昔年誰搆此峯前一竿漁父兩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遂波花出武陵烟沙鷗但聽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菴大加嘆賞故語思菴〻〻曰此必鬼語非烟火食所作果然宋初不解文而得女妖〻〻教之因有詩名後家人以術㭊送其妖乃書示於掌曰花婦今爲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舊不識字○㩲言曰余爲黃監時延安百姓李同者

與父相詰舉食鉢投打其父本府呈報余即定同推鞫之
推員不加刑即輸服余巡到本府陞其易輸命將囚上階
問曰汝罪當死知之乎曰不知余曰父子有天地君臣之
分以鉢打父於法當死囚失色曰早知吾罪至死矣豈敢
抗父被推時寧受杖自諱何遽直輸乎吾家不知父重如
此平昔每相詰或罵詈或以物拋打此吾常事今始知父
重濟拔勿我罪也後當勤事吾父余聞而哀之曰不教而
刑罔民也此正無教也愛親雖是良能蠢愚之民豈能自
興乎導之德齊之刑良有以也令推官杖而赦之◯箸擴
言◯龍岡院

李長坤字希剛號琴翁燕山科貧成俾翁門人自少稱將
才燕山朝以校理謫巨済惧加罪脫身渡海至咸興托迹
於水尺之徒有一人奇其負劝其兄妻之以女凢於作役
必稱懶惰其女助役賴以寄住者一年矣一日有人來言
主上新即位公借得衣冠以小紙通刺小須官吏四散尋
問李校理一府擾不知通刺者為誰也公以布褐破笠蹈
門偶自應監司諸官顛倒趍迎各贈衣冠容儀一新朝廷
持授校理令護送己卯為兵判兼判禁南袞瞰公不在家
逐日三往使之先疑舉事之夕馳書於公曰國有大事走
馬入來公蒼黃馳到蓋袞等舉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號

令衛士故誣招之也公始知其當夜格殺之議極諫之景
舟欲請亟決稍有起動則公揮手却之曰公何若是使景
舟不得售其謀遂坐罷退居密陽而卒昌寧書院○兄長
吉字子賀自號寓灣兄弟受業於寒暄人稱雙璧竟以弓
馬發身超附栁奸擢戊午士禍退溪曰長吉前後如二人
豈狒程門有邢恕哉
蔡世英字英之號任真齋官參贊○己卯禍作公以翰林
秉筆極諫都承旨金謹思攘史官筆書罪光祖等傳旨公
曰此史筆也還奪之左右縮頸安相塘亦惧其不免時顧
而咳柳庸謹聞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作何狀而乃能爾耶

閔起文曰世無君子惟老蔡一人而已道上識者指之曰

前日奪筆公也○中宗丁酉以直學陞堂上累官至判書

一時正士草薙之後惟公屹然獨在蒼顔黃髮輝暎搢紳

文瑾字士輝官叅判己卯夏按嶺右聞士禍愀然不樂李

沆以嶺左伯拜大憲劾罷公至辛巳削奪

成世昌字蕃仲慵齋俔子号遯齋　中宗科左相典文書

畫音律無不精曉人称三絶○己卯與冲庵陰崖相善每

以鋒穎太銳為戒○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造其家陷以

授諫長公曰前日白面書生宗涉曖昧北門密啓尤甚不

正雖在已往當直諫貞色變遽起○公為副學劾金安老

竄平海安老敗召還 明宗乙巳拜相爲李芑所誣竄長
淵卒○孫子濟曾孫徽皆文科
朴英字子宲号松堂吏叅壽宗子讓寧大君外孫也登武
科兵叅初以宣傳入直宣傳廳燕山即位之夕射殺 成
廟所養鹿童公即日謝病斂卜築洛東濱受大學於鄭新
堂鵬沉潛講究充養自得勸課後學○新堂舉手指山曰
彼山外何如松堂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耳新堂笑曰
乃今知子讀書之功也○著朱子白鹿學規解五教學序
○公精於醫術兼典醫提調公固辭○己卯禍公以兵叅
被斥倅金海府民金億香訟屈怨之誣告公與慶尹柳仁淑

謀去執政大臣拿訊受刑始知億香所搆暴白反坐得不死趙處士廣輔嘗謂曰汝武夫不可斬此奴乎蓋指任士洪也公曰斬一賊紓國患固甘心後史書曰盜殺則奈何處士笑之○公少時黃昏過一洞口有一女有姿色以袖招之公下馬戎僕明早來遂踵以去家在深僻天已黑矣其女對公潸然泣公問其故女低聲語曰公由我而枉死公駭而再問之乃曰賊使我爲餌誘殺人分其衣服日思脫出怕死不敢公能活我耶公即拔劒而坐夜半自房上樓呼女下垂大索公奮身蹴其壁急負女自壁穴而出起越墻絶㞐而走 成廟召戎之遂業武又自京南故南來

大商多持貨同宿一店商等乞曰賊黨將於今夜刼掠願
公活我公諾持弓矢坐門樓夜深賊果來圍公傳語曰我
乃善山朴內禁也鳴鏑射入賊叢中賊徒驚散自此名聲
籍甚公平居坐側置絶裾衣以戒子孫云
金世弼字公碩号十清自粹玄孫燕山朝官叅判 中宗
庚辰自京回啓曰趙光祖欲效唐虞之治一朝賜死氣像
慘惔翰林尚震曰爾來經席未有此論金某之言正爲得
之坐忤被謫後退居忠州◯忠州雲谷院◯子礎乙巳名
臣
李延慶字長吉号龍灘又灘叟廣陽君世佐孫也燕山時

廣陽謫嶺表公亦竄及諸父見禍公崩痛柴立每聞急報
自北輒端潔以俟曰死不可顛倒 中廟改玉象放登薦
科為校理一日夜對同僚有啓以欲致太平須用第一人
公進曰是謂趙某〻誠賢然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大
任靜庵聞之馳見公泣謝之及北門禍起袞貞等錄上竄
人名以公為首 御筆抹去公名曰延慶予知其為人只
稱職公敀于故里優遊山水漁釣自娛為己卯完人○從
弟浚慶

李繼孟字希醇号墨巖 成宗科○黨籍曰公放達不拘
己卯人以是短之公自知不足於時論退歸田舍及神武

禍作汲汲援進欲同嫉黨人引拜贊成公以搆害士林為不可倡言於朝遂忤於當權人而以老成獲免慨然時事憂憤成疾卒

尹弼殷字商老甲子魁科神武禍作翌日除承旨進啓曰今茲之事不覺傷痛臣昨夜欲啓而命牌外不許入欲入則軍士捽出衣襟盡裂皆着笠環坐豈料聖世有如此事乎人臣家啓非奸則倭國家元氣自此斲喪矣後官監司卒

李構字成之己卯以翰林歸龍宮家還啓曰導行鄉約風俗敦厚幾於道不拾遺云神武禍作下獄翌日蒙放入侍

曰昨日事何以至此乎欲書史不知根因也 上不荅其後
李嶺柳灌啓曰構以道不拾遺為啓今閭盜賊窃發請治
欺罔罪遂廢居十餘年而卒
趙元紀字理之司藝衷孫子也年十歲嘗着象戯父適見
之私語婦曰男子生而為賢行父母之願也今子如此將
何賴乎公竊聞之泣告曰偶然為之誓不復為自此謹勅
清白位居宰輔僅庇風雨所儲鹽菜而已有先見之智嘗
與甥侄訒政洪彥弼姪子光祖書曰義之字彥弼 投閑真男
子也直之被薦可賀凡人羣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
則必須少同於俗庶免為衆所指背馬伏波以書戒兄子

嚴敦令汝之所趨雖不類於嚴敦而吾之使汝書欲不失令名而成家業全門户之意未始不同於馬將軍也丙辰丁巳錄曰此篇正與東漢鍾皓意思相同然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肯以成家保身爲心况死生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乎卒使公言有驗則天也○昏朝甲子被謫反正入拜司成以公鮮武事拜慶源民夷咸懷金粟馬羊之謡聞于朝特拜大諫以清白拜同樞吏參陞刑判參贊年七十七卒謚文節

崔淑生字子眞号盅齋　成宗科官贊成爲大憲黙城内巫女撤尼舍毁佛像使僧尼不得接迹於都下過制家舍窮

搜撤去朝市蕭然己卯禍削奪
朴祥字昌世号訥齋○思菴叔燕山科重試牧使○與冲
菴陳疏請復愼妃見竄丙子因公議與冲菴放還○己卯
禍又被斥丙戌擢重試魁陞通政○沈貞逍遥亭公詩云
半山排案狙秋壑闒樽罍貞怒拔去公以羅牧罷歸田里
憤恚而卒光州月峯有院○弟祐号六峯 中宗科官右
尹
申命仁字榮仲号龜峯神武之禍以進士排闕号哭金湜
之喪述哀宋玉辭不復為舉業畏邪議雖入場終日遊行
取諸生酒大醉而出自号風流狂客與尹㳟林壽睦玄軒

世秤崔㨾亭壽峸相從山入月澗求詩即題云松窓岑寂
日西遲世路風波不自知一壑晴川鳴歷耳蒲團坐待月
明時澗至眺羅見冲庵〻〻嘆賞不已○邑宰子翌登武科
犯兵判柳坱之行先導者辱之翌怒曰不知而誤犯何辱
之有扼而投諸溝如沙礫柳見而壯之啓曰今日得一大
將即授宣傳從幸西郊狂風猝起斷　御幕柱索翌手執
索屹然不動賴以不顛嘗痛己卯禍為順天倅刋行八賢
傳後翌為壯兵使御史至閫翌裏飲要酒戰各酌大盆翌
先醉御史喜又酌三大白仍狎妓於席上明日翌將候御
史而聞之曰禽犢之行不足候也遂止御史慚而走

朴紹字彥胄号冶川松堂門人己卯被薦賢良禍後人諱理學公始以程朱諸書啓迪後人辛卯爲司諫沮金安老坐罷◯嘗有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緊慢合宜切必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又名利前頭路幾千却来江上有漁船一心似水収吾内萬事如雲只付天◯子應福國舅

趙忭字浩然静庵族姪也辛巳獄被刑流康津十九年放還平生患腓出碎骨五庀年八十諸孫設壽讌尚康强舞蹈作詩曰兄年八十弟稀一身世重逢己卯春往事歴ㄑ多感慨不須論與有情人

姜潓号葵亭登薦科謝恩還鄉語及時事淚下如雨

南趎谷城人魁科南袞引致願見一詩指盆松使賦之即

應曰一朶盆堂弱千秋雪意豪誰能伸汝曲直拂暮雲高

袞怒絶之其妹亦能詩賦雪以紅綠為韻落地聲如蚕食

綠飄空狀似蝶窺紅○趎一日雲霧閉塞失所在家人尋

之見趎與長者數輩坐岩石上講讀嘗手書與家僮曰往

智異山青鶴洞當有兩人對坐傳之受答來僮往果有一

道人與老僧對碁々罷付荅札並青玉碁子送之道人乃

崔孤雲老僧乃黔 丹師云趎年二十八以典籍終并其碁

子亡失只有姉影賦長門賦行於世

崇善副正名漾字宗之 先廟孫也潛心聖學扁翁曰磨
嘗述璿璣之制行於世靜菴以畏友稱之以金德純妻父
杖流甲午蒙宥栗谷作墓銘
朴遂良號三可亭以遺逸拜縣監己卯罷歸與樹江湖公
達縱飲為娛燕山朝短喪時公廬墓三年嘗贈耕相轍詩
曰窮前千日千相見達後一年一得書癡夢不知窮達異
有時有歎少年如○冲菴遊楓岳訪其家〻甚貧手綯索
雜傭冲菴初不知為主人遂班荊而坐信宿而去臨別以
躑躅枝贈以詩曰萬玉層崖裡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
歲暮是心期

盧友明字君亮号信古堂大憲叔仝孫己卯薦科罷歸

崔山斗字景仰号新堂又格菴　中宗科舍人世居光陽與尹衢柳成春齊名人稱湖南三傑神武禍以舍人謫同福聞本縣司馬先生宴諸生未會公取其酒盡飮而歸摘取柿葉題詩桑椹青紅柿葉肥小園風物屬芳菲欲知司馬樽中盡看取先生醉後歸

梁山甫号蕭灑處士靜菴門人己卯後不出

金大有字天佑号三足堂嘗曰年過六十壽足矣登科歷臺侍佩郡符榮足矣朝夕酒食非不足矣仍自号馬提學駿孫之子濯纓侄也禍起與提學俱謫湖南己卯登薦科

拜正言不就及収官爵科第屏居雲門山中至 仁宗初
聞復官之命促裝不賫粮而行或曰粮絶何以繼之曰縣
官自將繼食到京可受厚祿何憂絶粮行一日馳往百里
謂其徒曰習閑已久不可以行遂還仍不出門◯遯清白
尹光岭字彥叟号懶翁以刑正已卯謫庇仁後家於爲林
川倅轉拜副正而卒林川父老各出物来祭墓下
鄭球号垂隠 中宗科僉正已卯後不仕杜門稱病坐席
不起者十八年新婦禮見之日起行家人始知非病子希
登乙巳名臣
梁彭孫号學圃校理綾州院

鄭浣字新之父溹歿於甲子禍公亦坐配反正放還金大
成湜許為莫逆交登薦科除吏郎神武禍付處玄風就辞
母夫人曰子罪多矣竄謫何恨但難膝下不能不慽耳公
以小學律身南秋江一見逆旅大奇之一時名流推為長
者

李希閔字孝翁從游靜庵之門以吏郎己卯削廢○公父
允儉武叅判己卯為寧海以容隱金老泉被訊無驗得免
罷歸憂憤卒有三子曰希曾十九登第二十四卒曰希閔
即公也曰希顔号黃江世稱三王

尹衢号橘亭 中宗科司成○弟復号石門監司

柳成春号懶翁 中宗科吏正

具壽福字伯凝号屛菴又睡翁己卯以吏郎罷短笻草履遍歴山水癸巳叙爲禮山倅子忭孫坤源鳳瑞鳳章○前言往行録曰金慕齋報恩品官也氣像磊落金元冲諸公薦爲察訪後退居鄉與佐郎壽福無所歸慕齋以宅一區田十頃與之居一方以義士稱焉

李成童字次野以大諫與司諫李清献納宋好智正言金鈛等請與靜庵同被罪坐罷辛巳削奪

李若水字正源若氷兄也己卯以進士爭先就獄辛巳杖流卒

尹壽号茶林進士己卯人

申潛字元亮号灵川子從濩之子能文章善書画人稱三絶癸酉魁進士己卯登薦科入翰林及罷科還収紅牌適與白牌而失之吟一絶曰紅牌已収白牌失生員及第揔虛名從此嶬峨山下住山人二字孰能爭辛巳杖流後家放官尚州牧使以治行第一陞通政

崔命昌字汝信号松石居士己卯以禮參被斥後爲原牧與監司守法不屈棄歸嘗作金安老爲其所忤

金始昌号嵐亭處士己卯後徵辟不起賜号節孝黃澗金山院

安處順字順之号思齋堂判書琛侄官弘文博士與靜菴
冲菴相推重己卯後絕意遊宦
睦世秤字公達号玄軒己卯被逐入試不對禍作後不復
舉業與申命仁安處誠詩酒自娛○子启
安瓚精於性理尤通醫術見重一世縉紳之士與之交遊
同輩嫉之如仇○思齋摭言曰大憲李沆以瓚交結黨人
拿鞫杖流而殞人皆惜之扁鵲倉公以技術高世卒見禍
殃爭名相畜在士類猶然况在他技瓚之死無恠哉前言
往行錄曰朴太醫世舉從己卯士類向孝直公極誠事之
卯後歲時必謁門外其宅廊將毀亦畜得尾蓋之惜乎又

見惡於人終至敗痛哉

己卯賢良科榜

一等一人掌令金湜二等一人佐郎趙佑三等二十六人佐郎李延慶灘叟生員安處謹進士金明胤生員安珽進士安處謙生員權碩進士申潛灵川子正郎鄭浣佐郎閔懷賢崎一幼學安處誠持平朴薰進士金鉽幼學申遵美參奉金神童進士姜隱葵亭參奉方貴温生員柳貞生員朴公達江湖幼學李阜吉圃直長金大有三足堂幼學都衡吉亭正郎宋好智縣監閔世貞直長金顒進士慶世仁崎敬進士李翎

己卯辛巳士禍伸雪事案○癸卯冬夜對檢討官具壽聃奏

曰須因士林不識時宜事多過中是以罪之士氣頹沮無復
餘地李浚慶曰近來小學近思錄為世大禁若讀此書持為
己卯黨其人雖罪其書何罪也因言安處謙獄多濫 上即
命疏釋○辛丑生員李世銘疏戊午以來賢士屢敗至於
聖朝士氣稍蘇黨禍又起小人勃攛一時名士盡誣為奸黨
竄斥殆盡今若釋用廢臣可扶士氣也 上命謄書還入○
癸卯副學柳辰仝等疏己卯之士信 殿下好善之誠倡小
學之教萋斐一織打盡士林並與其書而詆毀之如宋朝偽
學之禁 上曰小學豈可以己卯人而廢之乎近來士習不
如前莫不憂嘆○甲辰叅贊官宋世珩言己卯人過激誤事

非其本心趙光祖家賢也他人幾皆復官獨光祖尚未復士
林痛惜矣 上首肯良久○乙巳 仁宗嗣位太學生朴謹等
三上疏訟趙光祖等寃 批曰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
此○夏 教曰前者金湜籍産衆議未便今當大霈宜改其律
秋 上疾漸 教曰趙光祖事予常不忘于懷先生所未許
故不敢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趙光祖爵賢良科亦還復収
用○明宗嗣位命盡滌己卯諸人等罪名遵太行 王遺旨
也時薦擧科罷已二十七年矣人多擯死存者已老直叙六
品職以李阜為兵郎金大有柳貞金顯安珽為典籍金神童
金鈇為主簿○忠順堂士禍又起尹元衡等復罷賢良科○

宣祖初年執義奇大升 啓曰中宗啚治當時趙光祖取重士流論靖國功濫錄者南袞沈貞等以此謂光祖啚不軌或置之死或黜或竄 中庙末年始知其寃或宥或用 先王初年小人媒蘖以為倡起己卯之習論以浮薄律以亂逆宋麟壽丁熿柳希春等是也乙巳以後更無言是非者矣戊辰知中樞李滉曰趙光祖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協力同心以小學為教人且欲舉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舊臣見擯者搆成罔極之禍南袞之罪上通于天必褒贈光祖追罪南袞是非可明 上從之（命更復賢良科 己上國朝寶鑑抄）東閣雜記曰己卯之禍南袞為謀主而得保首領輿情益憤今 上宣祖

初白仁傑啓於經席玉堂上劄　上問于大臣追奪其爵靜庵
先生贈領相尊賢討惡之典行於四紀之後士論快之○象村
稿曰己卯之禍至癸巳稍解丁酉益解　仁廟即位大解
仁廟甍而未盡伸雪至　穆陵朝載始廣霈伸枉之典冢貞
削職靜庵以下次第褒贈盖近六十年矣其所誅褒皆泉壤噫
其悲矣

中宗大王下

甲辰竄金安老辛卯召還○黨籍錄曰金安老子禧尚 仁
廟妹封延城尉安老驟升甲申以吏判專柄政府六曹劾其
罪遠竄後因公主移拜豊德或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已卯
人之意交歡兩沈乎盖沈彥光彥慶兄弟欲引用己卯人無
其援安老傾心納款然後使妻黨蔡無擇倡言東宮孤單須
安老為羽翼彥光等隨聲和附獨司諫李彥迪曰觀其行事
眞小人若得志誤國必矣彥光乃言彥迪在朝安老不得入
遂劾罷之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年間朝廷有収用黨人議

先赦流配人唯金絿朴薰生存家致安老䀛金謹思折其公
論而癈錮之有甚於前日丙辰丁巳錄曰辛卯安老始自謫
中來先逐李復古彥迪朴彥胄紹等靜容任權亦被斥逐盖
以骨鯁憚之也又曰庚寅辛卯間羣小以輔翼東宮爲名金
安老在謫陰爲之主及召還日漸大橫左相李荇初爲援引
後悔之卒六曺啓其罪叔父權任曰小人無耻必勝乃已况無
可恃乎先君樞任曰吾意如此已而諸君果敗○思齋擴言曰
願叔用事鄭文翼公謫嶺南李相擇之亦謫關西願叔貽書
曰觀朝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自決也鄭相曰有命彼烏能
殺我我畧不動念擇之即放飲成疾而卒

李荇字擇之号容齋知敦明晨曾孫蓮軒宜茂子官左相典文衡謚文定○野言曰李荇以大諫與權敏手論冲菴訥齋復愼妃疏指爲邪論已卯南袞薦典文初與金安老相善竟爲所陷謫卒士論多不快○燕山朝爭廢妃尹氏退崇事咸安郡爲奴　中廟召還遷歷淸要詔使唐皐見其詩稱爲吟壇老將甞築室南山淸鶴洞号淸鶴道人氣度豁然性又淸儉所著南遊録和南岳唱酬行于世○蓮軒宜茂居三魁歷淸顯五子登科曰芑左相曰芃觀察使曰菤曰苓武節度使容齋其第二也容齋子元祿登第官正郎乙巳儒也曾孫安訥

庚寅遼東民人潛注[illegible]新島即呈文都司乞行搜括捕獲辛
卯遼東人民又住種[illegible]威化島癸巳遼東人五百餘名復來
威化島住接耕種[illegible]都司乞禁差官到境立禁標石庚子
遼東人民王中等又來義州造山坪耕種移咨湯站拿送具
罪甲辰福建下海人李王乞等共三十九人被獲於忠清道
乙巳福建人顏容等三起共六百十三人被獲於全羅道并
移咨都司押赴湯站奏解奏聞于 帝、勑賜彩段銀兩等
物又於 明宗丙午福建下海人馮淑等四起共三百四十
一人被獲於全羅道依先年例押赴湯站移咨都司
○是年冬大憲金謹恩權輗等啓沈貞專權恣行以金克福許流結爲

死友自克福沆見乍慄憤自危適値成世昌入論思地陰嗾世昌劾安老云云世昌怵於殞命竟誣服而貞及世昌幷竄之此蓋金安老倡輔東宮假抑沈貞宗滑其惡副學成世昌論安老云云密嗾金謹思反誣世昌附貞云而劾世昌及至安老伏辜後世昌召還○先是丁亥賜敬嬪朴氏福城君嵋及沈貞等死時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事且作假函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朴嬪所爲 上命鞫宮人廢朴氏爲庶人母子俱謫尚州而已賜朴嬪及子福城君嵋死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杖殞光川尉金仁慶竄外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死自餘連累者多金安老主張鍛鍊

因以搆陷其平昔有隙之人○野言別集曰沈貞之死皆出於以爲金安老殺之也安老果有力焉然 中廟必殺之又杖殺其子則豈獨安老之所能爲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泣謂貞曰東宮灼鼠之變慘矣貞遂以其謊白於 上朴氏之禍遂始於此朴氏未廢之前豈不讒貞必欲殺之也及安老勢成論殺朴氏母子世人徒知朴氏之禍由於安老而殊不知貞也宗倡之也此乃 中廟必常蓄殺貞之心而特因其機發之耳○壬辰 東宮火野史曰 世子仁宗正衣帶座椅使左右侍御皆出唯小宦挽衣呼泣請出答曰不可蓋聖意欲傳位於小弟明宗故將以燒死爲定時 中廟熟寢適寤驚遑

跣至　東宮知世子不出大廈摧折於火光中聲如霹靂
上慟哭呼曰億命〻〻(仁宗小諱)世子始知燒火非　上命挾小
宦飛跣烈火中蓋不知誰氏所禍也　文定王后勒移罪於
朴淑儀而媢之一女放出閭閻絶骨肉恩○翌年臺廳又懸
假像掛木片書凶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濩啓以洪礪餘
黨又試前日事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三公兩司謂曰前者
洪哥自服我書而死此筆画與前無異豈死者更來書乎其
欲亂朝廷者所爲乎左右或言同或言不同　上曰此與匿
名書無異燒破則朝廷自靖矣領府事鄭光弼曰大獄不可
數興燒破之敎至當云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謹

恩含糊請 上自断礼判金安老曰書体與前不同大憲沈
彦光曰自 上以書体相似生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
人必揣以前事為虐矣福城兩翁主洪礪定罪皆自 聖衷
父子之間至情所在易為疑動此必朴氏及兩翁主家人之
所為欲使混淆而疑前獄也大諫尚震曰兩翁主皆在都下
若使歸鄉則禍稍息矣無擇曰必窮推後已 上只令縣賞
購捕而金仁慶妻使從住夫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彦
光震等合啓請鞫不允玉堂權輗南世楗許沆洪暹等論鄭
光弼交結朴氏救護洪礪云〻野史曰鄭光弼前後所啓具
得大臣之體時言者皆安老之黨攻之甚力盖光弼在朝宗

羣邪之所忌也時光弼放皈田里安老猶未快至丁酉族臺
官以 禧陵拯護使時事論竄○後郡守李若水上疏請爲
魯山燕山立後且論嵋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
傳曰此三事拘於忌諱不敢言如此之言至貴也若水此論
扶植綱常之道領相尹殷輔等啓以恐難輕議大憲柳仁淑
大諫愼居寬等請拿鞫弘文館救免○野史曰 仁宗幼時
朴嬪挾妖術謀危事覺竄殛并其子嵋 仁廟及長始知之
上疏訟究 中廟感以從之復其爵其疏曰往者嵋之事臣
年幼未能詳知然其禍之慘不忍言妖孼之作雖曰朴氏嵋
也爲得而知之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後大獄累興母子相

踵而死洪礪亦殞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聞媢之一女棄在
民間與庶人無異二翁主年少女子不與其事明矣屬籍亦
絶恩之至此不覺流涕田臣一身兄弟之變如此孟子有言
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此臣平日痛悼者也臣侍居
東宮而使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惻然
之心益切于中云云○東平感異篇曰白沙李相少時就友
人家居業隣居少女日日來仰視公一日大雨公獨坐女復
來仰視公怪問之女曰兒本巫人有所憑神欲謁郎君公曰
與之俱來至夜雨止月微明女曰神至矣開户視之少年良
玉雪眉目如畫藍袍紅帶冉冉而來公冠服出迎揖讓而入

問曰幽顯路殊何爲欲見神噓唏曰我王子福城君也遭禍
抱冤欲聞世間公議如何而九人神鬼類弱無能接我者公
雖年少他日大貴氣魄能相接且言足徵信故願承一言之
教公曰伸雪久矣豈不聞乎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
親〻之義所欲聞者公議也公俱道世人所以哀愍其至冤
者神泣數行下曰信然者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巫進果
數品遂辭去公出送之數步而滅公以近誕終身不言晩年
北謫始爲李公安訥言○癸巳有匿名書粘鍾樓斥金安老
蔡無擇許沆之惡其書中擇字用　御諱沆字作抗皆無君
之心也時沈貞坐死未久識者知貞子思順所爲下獄搜書

以憑筆跡冊面有登南山放糞詩一聲雷雨撼天地香滿長安
百萬家 上怒而刑訊死○丙辰丁巳錄曰丙申年間有人
題詩蔦院壁曰羣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放耕愛君不
敢輕休退苦受蛟虵甕裡鳴此必在朝不同志者作也安老
淫刑峻法以待異己粉袍緇髡亦被其毒惴恐莫敢設之而乃
有此人大書特書人心之不可誣也如此越明年三亥竄死
○陳壯元宇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以誹謗論死臨死
吟一絶曰漠漠皇天不我明浮雲流水奈吾生平生所抱無
人識獨得清朝冤鬼名李公悌亂陳同年友也陳就刑李獨
持酒飲陳於市痛哭而別○黃士佑附安老為吏判貪渴受

賂賣爵家前別起馬廐昏啓廐門及朝点檢則馬之懸牲題名
者日不下五六云○忠州人全漑以富擅名屢擬蔭調中
廟批曰全漑雖富何數々首擬乎銓官大慚不敢復注久之
特除别坐上之抑揚如此○時有告童蒙教官卒子弟將起
兵叛者命捕之自勝冠至十歲以上百餘人禁府拮据不足
以藁索繫頸坐之鍾楼下鄭林塘惟吉年十歲亦在其中其祖
文翼公光弼亦待命 上按之群兒上南山脫衣為旗折枝
為鎗為習陣戲并無他遂反坐之時告變反坐者相繼猶不
止○思菴撰言曰逆人柳世昌謀欲邀功受賞聚鄉里小兒
相與雜戲錄姓名為作契狀誘會于家飲博賭取各人衣曰

来日備酒饌退衣去皆令散去潛書各人姓名謀逆辭縁劉
衣納之還合縫翌日依約還與衣即日上変皆拿鞫世昌供
請閱衣領縫見之果有書録無辭取服數十人伏誅杖死者
多其數十人年甫十五六乱瘡滿頭為所誑誘被誅聞者究
之吾家表從兄昏愚不辨菽麥與世昌適對門亦為所誘被
誅故余詳其由○先是慕華館立两柱紅木門謂之迎詔門
金安老建議作一間門覆青尾額曰迎詔門後至己亥天使
薛廷寵曰所迎有詔有勅有賞賜名以迎詔偏矣遂賜迎恩
門三字使之揭之○丁酉冬三凶伏誅野言曰安老與許沆
蔡無擇締結作威福人目之三凶舉朝患之參判尹安仁

文定王后之從父也密謀去之秘啓於 后曰安老謀不利
於 妃〻大惧俟 上至泣 上恠問之以安老謀告之
上震怒欲誅之畏其權以密旨付安仁啚之安仁往大憲梁
淵家以密旨示之淵與大諫黃憲共議劾之猶惧其不濟約
以啓日以執義為承旨此其左契世約既定一會于中學是
日執義蔡洛除承旨而去洛無擇之堂叔也淵等意大安一
啓即允命寬尋賜死○一說云一日 上謂刑判尹任曰卿欲
廢中宮云然否任對曰此必金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
好者則必以保護東宮為言先起獄事驅陷諸人安老不去
則此禍不止請亟除之 上曰非卿無可啚者任即見梁淵

傳內間旨意與大諫黃憲發啓即允云蔡洛嘗論安老袖彈文畏不敢發及安老之敗洛亦例削職◯三凶既死三公尹殷輔柳溥洪彥弼等請告廟陳賀梁淵等賞加資放還任權鄭光弼李彥迪諸人◯野史曰梁淵等處耳目之列豈不知安老之奸苟事含嘿因戚畹得內旨乃論奏是承傳奉行不可謂稱其職也况大臣等處位難免同事之罪及其一敗乃反稱慶其情態可羞也◯請斬三凶縉紳疏略曰安老在少時朱溪君深源一見其文知其為小人其妻娅李耔嘗指為寒浞至於上國使一見其貌輒比妖草安老之奸孰不知之不知者獨殿下耳流則淫烝婦翁有子妾至出獄息無擇則

顚

睥睨朝廷誣罔士林以成安老之勢者宲二人也
金安老字順叔号希樂堂安樂堂許子也丰姿端妙終日
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玉脫所着衣無一摺痕但舉眼時妖
態可掬識者知其為奸人賜死時令宣傳歎卒圍其第押
送配所至葛院賜死先時安老家有小禮　上必宣醞是
日安老子禔將娶賓客塡堂日既晩内醞不宣安老心怪
之忽有飛鳶攫安老紗帽轉於座俄而金吾郎至賓客蒼
黃迯去安老就捕令禔往曰過今日人誰與我婚者安老
少時推命于中朝卜者書曰極冨貴但死於葛莫曉其意
至是驗又云卜書一句曰黃閣逢牛歇葛院遇鼠休至是

君安仁蕟劾賜藥都事子生人云○𦨡城雜記曰蔡判書紹
權於安老為妻弟與安老不相能蔡一日借朝衣於其妹
班禮畢還其衣安老見微摺痕問其由家人以實對即忿
然裂其衣及安老敗蔡以不得志於安老獨免禍只罷職
許沆尚友堂孫也陰崖集曰沆常於筵席垂涕曰臣許琮
之孫誓不負國甚矣小人情態也韓忠献不獨有价胄也
蔡無擇丙辰丁巳錄曰朴司諫彥胄庚寅與同僚議去安
老約以明日啓之時權輗為大諫蔡無擇為正言叔父權任
曰君之同席皆可信乎彥胄愕然初不料無擇其黨也即
往大諫家謀逐正言〻〻先已到權家心既為一矣翌日

彥胄敗

戊戌 上忽降内禅之旨世子固辭乃止野言曰尹任 世子之内舅尹元衡 王妃之弟各有所主互相詆許及是上忽下禅旨 世子涕泣固辭蓋内間事可知而 世子有聖德至孝故得以保全○野言別集曰丁酉朝廷之間始有大小尹之說羣小傅會分黨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崔漢輔之徒締結元衡兄弟搖動 中廟多有易樹之意時柳灌以經幄重臣大言折之元衡之黨不得售其凶謀遂成仇隙云

甲辰正月初七日夜 東宮火 世子貴人鄭氏奔入 東宮盡出書籍一日貴人侍 東宮蔬坐忽有黑氣過軒陛間

聲如雷震宮人皆俯伏 東宮欲開窓無人貴人徐起爲之
東宮益加敬重○先是安老托以羽翼 東宮奏放元衡等
後安老謀傾 中宮罪死而元衡還朝與尹任誑許螢語漸
騰至是 東宮有火災人言籍〻指爲元衡大諫李霖劄語
太露識者憂之○是年日色深所照物皆黃傍有白氣圓如
日形移時焱十一月十五日 上昇遐○廟號時教曰父王
撥亂反正 宗社又安有中興之功欲称祖何如回啓宗高宗廟
欲称祖光衰以爲漢光武以靖王之後繼大統故称祖高宗
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繼欽宗不當称祖云我朝 世廟之
称祖以中興而以弟繼兄之故也 大行大王雖中興直繼

成廟之稱祖未穩○葬 靖陵初葬高陽與 禧陵同塋
明宗朝壬戌妖僧普雨爲報恩寺住持欲移 陵寢于寺側
以固其寺勢乃誑惑 文定謂 宣陵近處有吉地元衡逢
迎慈旨大臣安玹等依阿遂遷于漢濱卑洳之地人皆憤惋
之峯類說曰世傳遷 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莫不聞之
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昇遐又二年 明宗昇遐
人謂遷 陵之咎物議皆欲更遷而以再遷爲難而止之至
壬辰被倭掘發臣民之痛尚忍言哉○寶鑑曰 中宗時葬
章敬王后于廣州 敬陵右岡金安老欲搆鄭光弼罪以爲
新陵有水石凶改葬于高陽即 禧陵也 中宗昇遐遂奉

曆于 禧陵至是奉遷 中宗于宣陵東岡 章敬仍奉
禧陵如舊○寶鑑又曰 中宗嘗行朔祭于 孝敬殿教曰
夢見 先后謂予曰欲嘗蔓菁湯驚悟問之蔓菁湯久不用於
祭奠云自今供進宮中稱誠孝所感

驪

中宗朝

相臣錄

貞

領武 朴元宗 字伯胤仲善吏議起復折伯靖国元勲 伯靖國元勳諡武烈

領 成希顏 字愚翁 諡忠定

領 鄭光弼 字士勛号 諡文翼

左 申用漑 字漑之号二樂亭 叔舟孫諡文景

領 南袞 字士華号止 亭重瞳追奪

左 李惟清 字直哉諡恭褊 與袞同日拜

領 沈貞 字貞之号逍遙堂膺子與 袞同奸辞連朴嬪微賜死

領 張順孫 字子活附安 老追奪後叙

領 柳順汀 字智翁諡文定文 魁征倭都元帥

領 宋軼 字可中 諡肅靖

左 金應箕 字伯春号 諡文戴

左 安瑭 字彥玉諡貞愍 珦後孫辛巳禍

領 金詮 字仲倫号懶軒諡忠 定己卯士禍日入相

右 權鈞 字正卿諡忠成士 禍後起廢入相

左 李荇 字擇之号容齋諡文愍初坐朴誾 杖流後附安老反爲安老搆謫卒

領 韓效元 字元之号梧溪附安 老陞諡章成

領 金謹思 字明勉 附安老削爵

領 尹殷輔 字商卿 與安老謹思請竄元衡 謚靖成

領 洪彦弼 字子美 号默齋 燕山時謫 明宗朝叅僞勳 凢杖 謚文僖

領 尹仁鏡 字鏡之 謚孝成 明宗朝叅僞勳

文衡錄

南袞 李荇 金安老 見上相臣錄

金安國 字國卿 号慕齋 贅成 謚文敬 己卯名賢

湖堂錄 自燕山甲子廢其制書堂爲宮人所占 中宗復舊規 初年寓於古淨業院 乙亥卜基於東湖月松庵西麓 郎湖堂也

李長坤 字希剛 号琴齋 生壯贅成 己卯名臣

李耔 字次野 号陰崖 大謙 礼堅子 牧隱玄孫 文壯 叅贊 謚文懿 己卯名賢

左 金安老 字頤叔 号希樂堂 註任初爲袞逐被謫 後因李荇沈彦光召入 復用事 賜死

左 柳溥 字彦博 愼汀 任安老敗後復相 被論遞

右 金克成 字成之 号離軒 爲安老搆竄 安老敗後入相 謚忠貞

蘇世讓 字彦謙 号退休堂 贅成

成世昌 見仁宗相臣錄

金安國 見上文衡錄

柳雲 字從龍 号恒齋 大憲 謚文敬 己卯名賢

崔世節 字介之文壯戶叅

金淨 字元沖號沖庵文壯刑判己卯禍謚文簡

成世昌 見仁宗相臣錄

閔壽千 字耆叟重試大成

蘇世讓 見上文衡錄

黃汝獻 字獻之號樹村府使

蔡忱 字仲孚大憲

韓忠 字恕卿號松翁文壯承旨辛巳禍

尹自任 字仲耕承旨己卯竄

沈彥光 字士炯號漁村吏判引進安老

金安老洪彥弼 見上相臣錄

魚永濬 字彥深舍人

沈義 字義之號大觀翁令貞弟亦叅爲十人忤兄旨

金正國 字國弼號思翁文壯礼叅安國弟己卯名賢

鄭士龍 見明宗文衡錄

李薲 字強哉文壯修撰冑弟

申光漢 見仁宗文衡錄

金絿 字大柔號自庵生壯副己卯禍

崔山斗 字景仰號新翁舍人己卯謫

朴世熹 字而晦號道源翁文壯承旨己卯謫

鄭譍 字應之号素愚典翰己卯謫

李若氷 字喜而号博岩生壯正 明宗丁未禍

南趎 字季膺号典籍忤衮不達矣

趙光祖 字孝直号靜庵大憲己卯禍從祀文廟

李忠楗 字子安吏佐辛巳謫卒

具壽福 字伯凝号屏庵吏正己卯罷

尹衢 字亨仲号橘亭司成善道曾祖

沈思順 字宜仲承旨卒卯杖死貞子

尹豊亨 字徵仲号松月庵江監

許伯琦 字汝珍号浩翁監司

柳成春 字天章号懶齋吏佐

奇遵 字敬仲号服齋應教辛巳禍

張玉 字子剛文壯判校丁酉杖流号柳亭子雲翼孫維

黃孝獻 字叔貢吏系

梁彭孫 字大春校理己卯削

權雲 字山龍校理

李希曾 字魯翁修撰

林百齡 字仁順号槐馬府院乙巳奸

宋純 字守初号俛仰亭判中樞耆宴九十一卒

閔齊仁 字希仲号立岩贊成

宋麟壽 字眉叟号圭庵大憲贈吏判謚文忠丁未禍

朴洪鱗 字子雲大憲

許磁 字南仲号東崖賛成初與百齡同事後悔穆曾祖

崔演 字演之判書謚文襄号艮齋有姿容文章附元衡

洪春卿 字明仲号石壁重壯監司

趙士秀 字季任号松岡吏判謚文貞

洪暹鄭惟吉 並見宣祖相臣錄

金祺 字子綏偕撰安老子

李滉 見明宗文衡錄

吳祥 字祥之号吏判

洪敍疇 字道源監司

周世鵬 字景游号愼齋戶參首創書院

許沆 字清仲吏叅附安老賜死

嚴昕 字啓昭号十省典翰

朴忠元 見明宗文衡錄

任說 字君遇号竹崖重試判尹○孫章元

羅世纘 字丕承号松齋大憲言奸用事為安老所斥

丁應斗 字樞卿賛成

宋祺壽 字台叟号秋坡吏判應溉父

李承孝 字子述正言

林亨秀 字士遂号錦湖牧使丁未禍

尹仁恕 字士推号打辛戶叅

李洪男 字士重号汲古齋工議告弟洪胤

柳希春 字仁仲号眉岩資憲謚文節

金澍 字景霖号寓庵文壯礼叅花山君

朴承任 字重甫号嘯皐監司

金麟厚 字厚之号河西校理仁宗賓天哭歸不仕

清白錄

崔命昌 字汝慎号松石又三柰堂礼判

金瑊 字工判

南應龍 字景霖号二樂堂叅議○弟應雲号菊窓文武俱魁孔叅孫以信以恭以雄

尹鉉 字子用号菊磵弼商曽孫文壯戶判

李堪 字叔久号靜存齋

閔箕 盧守慎 並見宣祖相臣錄

閔起文 字叔道監司号栢庵

尹希聖 字肩吾号文壯吏正

李元祿 字達瑞工議

權瓚 字叔玉典翰

曹致虞 府使

吳士翰 北兵使

韓亨先 字信卿刑判

金揚震 字伯起工判号霅伯堂

姜叔突 吏議曾孫碩明

柳軒 字子輿大諫

宋欽 字欽之号知止判中諡孝憲年九十二

申公淯 字希任吏判未舟

金銓 見上相臣錄

李善長 郡守

勳臣錄 丙寅秉忠奮義決策翊運靖國功臣一百七人反正功臣辛巳武朴永文初錄二等罪死削

一等五人 朴元宗 成希顔 柳順汀 並見上相臣錄

張珽 河源君武資憲

洪景舟 字消翁南陽君貢成諡度烈

二等十三人 雲水君孝誠 定宗曾孫

沈順經 青城君武右尹

邊脩 原川君武

崔漢洪 鷄林君武知中

尹衡老 鈴陽君右尹

曹繼商 昌寧君贇成諡忠貞

金勘 見燕山文衡錄

李季男 平原君舊吏判諡翼平

德津君瀲 世祖曾孫

沈亨 豐昌君武嘉靖

柳世雄 興陽君武嘉靖

尹士貞 瑞原君武

李軾 梁山君武

閔懷昌 驪興君力士

張溫 丹陽君

柳洵

金壽童 見燕山相臣錄

雲山君誠 世宗曾孫敬寅五代祖

具壽永 綾川君舊知中

三等三十一人

高守謙 開城君武郡守

黃坦 長原君武

柳繼宗 青陽君武兵使

李藻 河原君武堂上

閔懷發 驪城君力士

許礫 陽山君

具賢暉 綾城君力士

白壽長 貞海君 力士

金友曾 清平君初被謫未封後封贈兵判

鄭眉壽 海平府院君成諡昭平 文宗外孫

宋軼 見上相臣錄

韓恂 西原君知敦諡襄平伯倫子

柳涇 高興君武

鄭允謙 清溪君武兵使宗榮祖元衡妾父

李蕺 海豊君武

尹湯老 坡川君武業政貞顯王后弟

邊士蕭 原陽君

李克正 文川君

申浚 見成宗佐理勳錄

朴楗 字子啓密原府院君成諡恭簡仲源子

姜渾 晋川君判中諡文簡

李蓀 漢山君成諡胡簡

金壽卿 永安君壽童弟

金敬義 支山君

沈貞 見上相臣錄

四十五
十八人

卞儁 草溪君

韓叔昌 西平君

朴而儉 順城君錫命曾孫

成希雍 昌城君希顔弟

辛允文 寧城君

姜漬 永善君

柳應龍 文原君吏泰洵子

申壽獜 平原君

韓世昌 西院君

尹汝弼 坡原府院君士昫孫朴元宗妹夫 中宗國舅

李宗義 咸平君水使

李翰允 全城君

柳濚 青陽君順汀姪

尹衡 南原君重試

洪景霖 益原君判書景舟弟

尹金孫 坡城君

尹坦 鈴平君蒙政

趙世勛 豐壤君追封○曾孫珩玄孫相愿

李孟友 固城君

安賢君盛同 宗室

許磺 高陽君琮子

柳泓 晉山君順汀子

李薆 遼山君順汀甥侄

趙元倫 馬川君

閔孝曾 驪平府院贊成

金克成 見上相臣錄

黃孟獻 長原君判尹

李世應 字公輔號安齋咸安君右尹謚襄簡

韓士文 西川君舊工判謚恭簡繼禧子

遂安君讜 宗室

李成彥 漢平君文兵使

尹凞平 海陽君武判尹

成慄 昌城君希顔子

金瑄 咸原君

朴永昌 天嶺君永文兄

張漢公 永山君

成夢井 夏山君參判食菌死字應卿號攜庵聃年子

金任 鷄城君

曹繼殷 昌山君繼商兄

朴而溫 昇平君錫命曾孫

辛殷尹 鷲山君

康允凞 信川君袞虎子

李敬 平川君

蔡壽 見書堂錄 成宗

文致 文原君 官

金繼恭 嘉平君 官

金銀 公山君 官

權鈞 見上相臣錄

金碱 豊陽君 瓆弟

李坤 延城君

丁卯 推忠保社佑世定難功臣盧永孫 光原君庶孽也誣告李顆伏誅錄永孫等二十人因臺啓並削只錄永孫

廟庭配亨

崔有井 吉城君 家庶子

禹鼎 杞安君

徐敬生 峯城君 官

金叔孫 興安君 官

任元山 保安君 官

金俊孫 鶯山君 知中

潘佑亨 岐城君 大憲

朴元宗成希顔柳順汀鄭光弼 並見上相臣錄

科錄

金安老等十七人陳植等十三人柳沃等三十三人金淨等三十三人權晟等三人金正國等十八人李贇等三十三人姜台壽等十六人

補遺

李堣 字明仲号松齋退溪叔戶判礼安院

魚得江 字子游号灌圃又渾沌主人賓甲從孫善詼諧昏朝不仕 中宗朝大諫不起

柳景深 号龜村平監

李楨 号龜庵圭庵門人[illegible]副學晉州院

宋世琳 号醉孤隱校理

全彭齡 号松亭監司沃川祠

金希壽 号憩然翁監司○子賓東皐三司善書

尹玉 号東里不齋門人刑參○外孫李植

趙仁奎 号寓庵参判有集

黃俊良 号錦溪退溪門人牧使新寧豊基院

宋世良 号墨岩○子麟壽

柳泗 号雪江又諧歌亭府使

鄭大年 号思庵贅成謚忠貞

宋寅 字明仲号頤庵礪城尉中宗駙馬南袞外孫札學善書

琴蘭秀 号惺惺翁退溪門人翊衛祀安院

李德弘 号良翁退溪門人縣監恭仁院

梁大樸 号青溪學官善謌有集○庶子慶遇号霽湖縣令

魚無迹 号浪仙金海官奴以詩譏倅倅欲捕逃去客死

李畬 字有秋号松崖牧隱玄孫文學頴川院

安瑅 号竹窓注書善書巡與退溪酬唱

羅安世 号達溪校理金堤祠

柳辰仝 号竹堂判書

趙振 号農岩退溪門人送工判有迎鳳堂記

金就成 号真樂堂松堂門人處士高灵善山院

洪仁祐 号耻翁荷潭退溪門人進士憂毀卒○子迪進

韓景琦 号香雪堂蔭副正

魚叔權 号也足堂左相世謙庶孫學官著攷事撮要稗官雜記

朴世茂 号逍遙堂官正著童蒙先習○孫知誡

沈光彥 字大卿號芭村忘世亭璿源判書諡胡安○子之漢之源之潢